



類函 二六



卷五
三帝
四王
五四
十帝
五王
五五
十帝
六王

加 3
427
26



明 1 3
卷



新金圖書

此冊係明治八年八月
廿八日由諸田君
以贈資一人

新金圖書印

淵鑑類函卷五十三

帝王部十四

帝治

制作

實錄

增實訓

遷都教化

來遠

治一

原春秋緯曰天皇地皇人皇兄弟九人分九州長天下

也下莊子曰昔容成氏大庭氏柏皇氏軒轅氏尊盧氏

伏羲氏當是時也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

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若此時則至治也易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

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

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

帝王部

淵鑑類函卷五十三

帝治

萬物之情 莊子曰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 呂氏春秋曰神農教曰士有當年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女有當年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故夫親耕妻親績 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列子曰黃帝喜天下之戴已也養正命娛耳目乃喟然歎曰養一已治萬物其患如此於是放萬機舍宮寢退而閒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華胥氏國不知距齊國幾千里 齊中 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其國入水不溺入火不熱乘空如履實寢虛

若處牀黃帝既寤怡然自得又二十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國矣 帝王世紀曰帝嚳以人事紀官故以勾芒為木正祝融為火正蓐收為金正元冥為水正后土為土正是五行之官分職而治諸侯於是化被天下 又曰帝堯命羲和四子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掌四時方嶽之職故名曰四嶽也天下大和百姓無事有五十老人擊壤於道觀者歎曰大哉帝之德也老人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 又曰堯老命舜代已攝政尊任伯禹稷契臯繇伯益時有苗氏負固不服禹請征之舜曰我德不厚而行武

帝王部
帝治

非道也吾前教由未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而舞之有
苗請服立誹謗之木申命九官十二牧三載一考績三
考黜陟幽明 莊子曰舜問於堯曰夫王之用心何如
堯曰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
吾所用心也 論語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
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春秋元命苞曰禹之時民大
樂其駢三聖相繼故夏者大也 鬻子曰禹之治天下
也以五聲聽門懸鐘鼓鐸磬而置鞀以待四方之士為
銘於篋箴曰語寡人以獄訟者揮鞀 賈誼新書曰周
成王問鬻子曰寡人間聖人在上位使民富且壽若夫

富則可為也若夫壽則在天乎鬻子對曰夫聖王在上
位天下無軍兵之事故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鬪
也則民得盡一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於德化而民積
於用力故婦人為其所衣丈夫為其所食則民無凍餓
已得二生矣聖人在上則君積於仁吏積於愛民積於
順則刑罰廢而無天過之誅則民得三生矣聖王在上
則使人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厲疾民得四生矣
帝王世紀曰文帝先與匈奴和親匈奴背約入盜然令
邊備守不得發兵深入恐煩苦百姓羣臣如袁盎等稱
說雖切常假借用之羣臣如張武受賂遺金錢覺上常

發御府金錢賜之以愧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
殷富興於禮義 又曰文帝斷獄四百幾致刑措 漢
書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
之弊網密文峻而姦宄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
至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
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後漢書
曰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外內無
倖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斷獄得情號居前世之上
故後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然而鍾離意宋
均之徒常以察慧爲言夫豈弘仁之度未優乎 帝王

世紀曰孝和之嗣世正身履道以奉大業賓禮耆艾動
式舊典宮無嬪嬙鄭衛之燕囿無般樂遊畋之豫躬履
至德虛靜自損是以屢獲豐年遠近風承 增唐書曰

太宗貞觀初戶不及三百萬絹一匹易米一斗至四年
米斗三四錢外戶不閉者數月馬牛被野人行數千里
不齎糧民物蕃息遠方降附者百二十萬人是歲天下
斷獄死罪者二十九人號稱太平此高祖太宗致治之
大畧及其成效如此 又曰高宗即位之初海內乂安
長孫無忌等輔政未見失德數引刺史入閣問民疾苦
增戶十五萬 又曰開元時海內富實斗米之價錢十

三絹一匹錢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驛
驢行千里不持尺兵 又曰穆宗嘗問崔植貞觀開元
中治道最盛何致而然植曰太宗資上聖興民間知百
姓疾苦故勵精思治又以房元齡杜如晦魏徵王珣爲
之佐君明臣忠聖賢相維治致升平固其宜矣明皇在
天后時身踐憂患既即位得姚崇宋璟此二人早夜孜
孜納君於道璟嘗手寫尚書無逸爲圖以獻勸帝出入
觀省以自戒 又曰元和之治百度脩舉稱朝無幸人
通鑑曰晉王歸晉陽休兵行賞舉賢才黜貪殘寘租
稅撫孤窮伸冤濫禁姦盜境內大治 又曰宋太祖如

西京都民垂白者相謂曰我輩少生亂離不圖今日復
觀太平天子儀衛 宋史太宗贊曰有五兵不試禾稼
薦登之效是以青齊耆耄之叟願率子弟治道請封禪
者接踵而至 又曰真宗景德四年諸路豐稔淮蔡間
麥斗十錢粳米斛二百 又曰自景德以來四方無事
百姓康樂戶口蕃庶田野日闢 又曰大中祥符間河
南府獄空有鵲巢其戶 又曰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君
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餘年之
基 又曰英宗立詔富弼入覲訪以治道弼知帝果於
有爲對曰人主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又問邊事對曰陛

下臨御未久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 金史
世宗諭宰臣曰人皆以奉道崇佛設齋讀經為福朕使
百姓無冤天下安樂不勝於彼乎 又曰世宗時羣臣
守職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倉廩有餘歲斷死罪或十七
人或二十人 元史曰仁宗御便殿李孟進曰陛下御
極物價頓減方知聖人神化之速帝曰卿等能盡力贊
襄使兆民乂安庶幾天心克享至於秋成尚未敢必今
朕踐祚曾未踰月寧有物價頓減之理孟愧謝 又曰
仁宗時遠彝自古未通中國者皆朝貢請吏 通紀曰
蹇義夏原吉對明仁宗曰民無科歛之擾徭役之繁可

謂治世 通紀曰宣宗謂楊士奇曰憶五年五月共爾
宿齋宮論寬恤事且兩閱歲民事不又有可恤乎士奇
退與胡濙條上十數事即命行之

帝治二 思治 識治附

原人皇虛無六 伏羲立卦易 清淨無為說 儼然

元默淮南 允恭元默東 至治洞和陳思 天為公

記禮 無為而天下化弟 垂拱天下治淮南 不為刑

辟春秋 不言而信易 不化而行列 不為而善韓康

不降席而天下治子思 不罷而治說 不設法度

淮南 未使民化未賞民勸六 不知喜怒六 其輸而

帝王部 帝治 六

不偽 不勞而成並淮南子 功不賞賢不使 人雖有智

無所用之並莊子 食鳥獸肉衣其羽皮 汙樽杯飲 浮游

蕢桴土鼓並禮記 不識不知詩 鷄居穀飲莊子 天下

不知所來罔兩不知所往淮南子 天下和平孝經 天下

咸悅 天下和樂帝王世紀 天下化成易 天下懷安史記

天下殷富杜篤論 四海會同書 海內勸慕王褒 四

海為家史記 四方無戾書 海外有截毛詩 海內乂安

薛瑩 光天之下至於海隅 至於海表罔有弗服並書

澤及四海 守在四夷春秋 經營四方毛詩 皇化四遠

曹植 光被四表 撫於五辰庶績其凝並書 光被六幽

班固 上暢九垓司馬相如 洋溢八區揚雄 密靜天下東觀

德合上天化感無外張景陽 鎮撫方外淮南子 協和萬

邦書 洽和萬國典略 萬方底定陸機 萬國咸寧易

萬邦咸寧 萬國咸休並書 九州影從何晏 九有有截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毛詩 六合殷昌張衡 員首順風

抱朴子 迴首函內封禪書 前番禹後椒塗揚雄 左湯谷

右虞泉 東漸於海西被流沙書 東包月窟西暨日

宿繆襲 經靜兆民薛瑩 靜濟天民傅毅 宜民宜人毛詩

民宜其壽賈誼新書 保樂洽壽東觀 國靜民康曹植 充實

殷富桓子 克內外無患春秋 民用和睦孝經 人樂其性

帝王部 帝治 七

文 民樂其業春秋 四方樂業東觀 黎民樂業續漢書

吏無百里之徑民無出門之役東觀 耕者讓畔史記 田

不侵畔市不務賈淮南子 家給人足樂稽 道不拾遺淮南子

子 單車露宿東觀 外門不閉史記 民不反亂春秋 民

無癘疫 民無反禍賈誼 國無鰥民 刑措不用囹圄

空虛淮南子 贖者墨者宮者履菲前漢刑法志曰墨黥之屬菲履赭衣而不

天下兵純師古曰非草履也 偃武脩文書 藏兵偃武 五刃不砥三

革不累尸 銷兵刃史記 兵無血刃漢書 焚甲兵淮南子

收兵為鐘史記 鑄戈為耨潘左 倒載干戈包以虎皮

禮 載戢干戈載櫜弓矢詩毛 日辟國百里 馬駕鼓

車劍賜騎士東觀 虎賁脫劍禮記 去劍搢笏 偃伯靈

臺司馬相如 城復于隍易 丹塞收烽元徽釋駕張協 歸

馬華山之陽放牛桃林之野書 春無淒風秋無苦雨

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秋 風不鳴條雨不破塊鹽鐵論

甘雨以時淮南子 旬而一雨鹽鐵論 有滄淒淒興雨祁

祁毛詩 聖人在上無雹春秋 庶草蕃廡書 庶類蕃殖

百物阜安周禮 百穀用成書 松柏斯允 梧桐生

矣 我黍與與我稷翼翼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 我

倉既盈我庾惟億 亦有高廩萬億及秭並毛詩 太倉

帝王部 帝治

之粟露積於外史記 麀鹿濯濯白鳥騫騫 魚麗于罭

魚躍于淵 王在靈沼於物魚躍並毛詩 昆蟲闐澤

相如馬 無墮穀 地平天成書 泰階夷清曹植 行同

倫禮記 人倫既正 朝廷既治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書 立我蒸民莫匪爾極毛詩 山

川鬼神亦莫不寧書 功成作樂治定制禮禮記 農夫

詠於田曹植 頌聲作於下閔鴻 元鬢巷歌黃髮擊壤張景

陽 老人擊壤逸士傳 小兒撫塵應璩 **增**黃金與土同

價齊世祖曰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 閭閻絃誦相聞宋文帝

除隋之亂比隆湯武 致治之美庶幾成康唐太宗 務

農興學慎罰薄斂宋太祖 加惠兵民輕徭薄賦元仁宗

三十年間四境晏安戶口蕃息宋文帝 華夏富庶旅不

齎糧時稱治平元太祖 朝廷清明天下安靜宋哲宗

百官任職天下無事宋仁宗 天下晏然國富民足元仁宗

朝無闕政生民皆安明仁宗 春風暄和萬物暢茂四

方無事宋太宗 百穀豐登雨暘時若此為上瑞明文宗

勤於為治賞罰嚴明後魏顯祖 仁厚恭儉勤於為政宋文帝

勤政憂民帝王常事宋太祖 詔書勅旨無非仁政明

宗 吏治若媮惰而任事殘刻之人 刑法似縱弛

而決獄多平允之士 國未嘗無弊倖而不足以累治

世之體贊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宋史

無一物之失所見萬國之咸寧趙普以天下

之樂為樂樂在時平民安並宋太不以繁華為樂

蓋以民安為樂李昉與世休息迄於不平宋太

但求順理以致太平劉大夏制禮作樂有太平之風

元魏承百王之末粗致承平宋太宗永徽之政有

貞觀風唐高有貞觀永徽之風通鑑唐言政治者

稱元嘉焉宋文帝真宗之世號為盛治仁宗之世天

下承平元祐之政庶幾仁宗宋史世祖之世家給人

足元世時稱小元祐宋理時號小堯舜金世一

民不得其所朕之責也明文御得其道則昆蟲草木

無札瘥天閔之患通鑑胡雲物之祥徵於治世明洪

恩威遠加山川效靈明永天下無事靈貺並至張

白上所宜端拱穆清嗇神和志自可遠繼三皇俯

觀五帝趙普上思治憂天下之不治列在心天

下說憂勞百姓淮南殫心萬幾晉削心約志六

心愁憂苦帝王念茲在茲書夙夜基命毛昧

旦不顯春秋雞鳴而起孟夙寤晨興漢坐以待旦

自朝至于日中曷不遑暇食並日晏坐朝後晝

不暇食夜不暇寢賈不貴尺璧而重寸陰淮南高

居遠望深視審聽

六韜

不能得治本

唐文宗謂李石曰朕即位十年

不能得

致太平之難

又問鄭畋曰奈何致太平之難

責治太早

治本

求治太急

蘇軾對

求治不宜太急

明宣宗嘗問劉大夏

對文

天下何時太平朕何如古

欲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

帝對曰求治不宜太急

唐憲宗嘗稱太宗明皇之盛

識治識其政事

書

內脩政事

詩注

治常清靜

風俗通

其治嚴靜

春秋

養性

愛民

莊子

畏天而愛人

戴大

務德而安民

分德利民

春秋

以樂樂民

黃石公

守在約

孫卿子

富其民

文子

綜

核名實

漢書

循名責實

鄧析

總攝紀綱

桓譚

專正人道

白虎通

總覽威柄

華嶠

朝無權臣

朝無寵幸

東觀

勤

恤務本

卹民務本

漢書

事天任人

尸子云

損上益下

易

內無疵政

漢書

朝無疵政

晉書

臨下以簡御衆以

寬

書

借耳分聽

抱朴子

假日以覽

抱朴子

平平左右

亦是率從

毛詩

聖哲之治其應如響

暮月而可蓋

不甚難

魏徵對太宗

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上平亂

責武臣守文責文臣

唐高宗語

勸我行仁義既效矣

唐太宗

堯舜之化慈儉而已

趙宗儒對唐太宗

大亂易治譬饑人

易食

魏徵

喪亂之民思治猶饑渴之望飲食

明太祖論

德則逸

用法則勞

明桂彥良對太祖

善政在於養民

民在於寬賦

寬而有制不以廢弛為寬

簡而有節

帝王部

尚監頁函卷五十二

帝治

不以慢易為簡

明太祖論

帝治三

原

神教聖人以神道設

神化使神而化之

甄治董仲舒曰

以貪狼為俗法出奸生如以湯止沸以薪救火上之化

下猶泥之在鈞唯甄之所為金之在鎔惟治之所化

斧斤

賈誼曰仁義厚人主之斧斤之芒

校事

魏太祖置

為校事使察羣下高柔曰非居上信下之旨又達等以

治身

術列子楚聘詹何問治國何如曰未聞身治而國亂也

庶績

庶績咸熙

張四維

賈誼曰禮義廉恥是謂四

辨物居方

厲精更始

宣帝詔令

遺九年食

則餘一耕

年之食三載考績餘三年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三登曰太平二十七年遺九年食然後王德流洽禮樂成

為天下師

蕭曹以寬厚清

必世後仁

如有王者必

所至咸服

三代至盛際天接地

無宿憂

憂宿久也

無兵事

賈誼

不拘禁忌

明帝時反支日不受章奏

闕拘以禁忌

不知所之

莊子

百姓休和

兆民賴之

三代至盛

守成尚文

遭遇右武

日用而不知

制理於未亂

增美利

唐文宗言不能

休息

對仁宗曰更得二三年

寬恤

行寬恤之令

昇平

石謂文宗曰誠務脩將來之政

治定功成

宋太祖旋

乾轉坤

宋游似侍經筵帝問唐太宗貞觀治效何速

功德兼隆

唐太宗贊自古功德兼

恭勤所致

謂太宗

帝王部

崇盛類函卷五十三

帝治

十一

四海清晏民物阜

坐隆大業

宋趙普謂太宗登極十年坐隆大業

務

行故事

宋王旦對真宗曰祖宗之法在務行故事慎所變改

勵精政治

宋孝宗

勵精致治

唐憲宗新剪蜀亂勵精致治

自視何如即位時

唐李石謂

文宗曰陛下春秋少非起人間也而人

情偽今自視何如即位時帝曰有間矣

今日承平

亦希矣

唐穆宗嘗自謂臨天下十四年雖未致治然視今日承平亦希矣

慶曆聖德

頌

宋石介作 太平聖德詩 明楊士奇作太平聖德詩十章以獻儒臣亦皆有作

制作一

原尚書序曰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

代結繩之政 帝王世紀曰庖犧氏都陳作瑟三十六

絃 又曰庖犧氏制嫁娶之禮 呂氏春秋曰昔古朱

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風而陽氣畜積萬物散解果實不

成故士達作為五絃琴以來陰氣以定羣生 帝王世

紀曰女媧氏作笙簧 又曰神農氏作五絃之琴 龍

魚河圖曰蚩尤沒後天下復擾亂黃帝遂畫蚩尤形像

以威天下天下咸謂蚩尤不死八方萬邦皆為弭伏

帝王世紀曰顓頊命飛龍效八風之音作樂五英以祭

上帝 呂氏春秋曰帝顓頊令飛龍作樂效八風之音命之曰承雲 又曰帝嚳化被

天下遂作樂六莖以康帝位 又曰堯以尹壽許由為

師夔放山川谿谷之音作樂大章 呂氏春秋曰帝嚳命成黑作為聲歌九招

六列六英帝堯立乃命質為樂質乃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 又曰舜作大韶之樂

帝王部

開蓋夏商卷五十三

制作

三

蕭韶九成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故孔子稱韶盡美矣又盡善也 禮記曰昔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 春秋元命苞曰湯之時其民大樂其救之於患害故樂名大濩濩者救也 樂叶圖曰四時之節動靜各有分職不得相越當以度行謂調露之樂注曰調露和致於甘露 **增**通鑑曰周公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樂曰勺 事文類聚曰漢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又有房中祠樂唐山夫人所作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器數更名曰安世樂 漢書曰武帝既滅南越下公卿議曰民間祠有鼓舞樂今郊

祀而無樂豈稱乎或曰秦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絃於是塞南越禱祠秦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絃及笙篪瑟自此起 唐書曰唐製七德舞本名秦王破陣樂太宗為秦王破劉武周軍中相與作秦王破陣樂及即位宴會必奏之謂侍臣曰雖發揚蹈厲異乎文容然功業由之被於樂章亦不忘本也 又曰九功舞者本名功成慶善樂太宗生於慶善宮貞觀六年臨幸宴從臣賞賜閭里同漢沛宛帝歡甚賦詩起居郎呂才被之管絃名功成慶善樂 五代史曰周世宗天曆六年詔王朴考正雅

樂朴以十二律管互吹難得其真乃依京房為律准以九尺之絃十三依管長短寸分設柱用七聲為均樂成而和其所作樂至今用之不可廢 宋史曰宋初竇儼改周樂文舞崇德之舞為文德之舞武舞象成之舞為武功之舞改樂章十二順為十二安 又曰始太祖以雅樂聲高不合中和乃詔和峴以王朴律準洛陽銅望臬石尺為新度以定律呂故建隆以來有和峴樂以後至崇寧凡六改作 又曰仁宗皇祐二年出親製明堂樂八曲又以自製黃鐘五音五曲並肄於太常三年禮官上大樂名曰太安 又曰徽宗時蔡京主魏漢津之

說破先儒累黍之非用夏禹以身為度之文以帝指為律度鑄帝鼎景鐘樂成賜名大晟謂之雅樂 金史曰大定間命禮部學士院太常寺更撰樂名取大樂與天地同和之義名之曰太和 又曰後改文舞曰保大定功之舞武舞曰萬國來同之舞 元史曰世祖名樂曰大成文舞曰武定文綏之舞武舞曰內平外成之舞 續文獻通考曰太祖洪武中上親製大祀天地樂章八年正月上親大祀遂用焉 通紀曰太祖命禮部尚書陶安等作宴享九奏樂章上善之悉屏俗樂 唐書曰開元九年麟德曆署日蝕不驗詔僧一行作新曆推大

衍數立術以應之十五年草成名開元大衍曆其倚數立法固無以易後世有改作者皆依倣而已 五代史曰周世宗即位端明殿學士王朴通於曆數乃詔朴撰定歲餘朴進欽天曆世宗嘉之詔司天監用之史論曰前代造曆其法不同而多差至唐一行始以天地之中數作大衍曆最為精密後世善治曆者皆用其法朴亦能自為一家然不能宏深簡易而徑急是取至其所長雖聖人不能廢也 宋史曰太平興國間巴中人張思訓創作渾儀以獻太宗召工造於禁中踰年而成按舊法日月晝夜行度皆人所運行新製成於自然尤為精妙 元史曰元初用金大明曆世祖十三年平宋遂詔許衡王恂郭守敬改治新曆成名授時

曆自古及今其推驗之精蓋未有出於此者 又曰守敬首言曆之本在於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儀表今司天渾儀宋皇祐中汴京所造不與此處天度相符比量南北二極約差四度表石年深亦復欹側乃盡考其失創作簡儀又作候極儀作渾天象象雖形似莫適所用作玲瓏儀作仰儀皆臻於精妙卓見絕識有古人所未及者 續文獻通考曰明太祖以劉基精於天文時占乾象佐行軍輒效擢為太史監太史令率其屬高翼等上大統曆皆依郭守敬法故積分猶授時之數 又曰西域當崑崙之陽為得風氣之正故西域獨有曆元之季世其曆始東曆

家以為最密太祖造大統曆得西人之精乎曆者以其曆與中國曆相參推步而後成之元史曰世祖即位命國師八思巴製蒙古新字字成上之其字僅千餘其母凡四十有一其相關紐而成字者則有韻關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則有語關之法而大要以諧聲為主至元六年詔頒行於天下明紀事本末曰太祖嘗問宋濂孔克仁漢治何不三代也克仁曰王霸之道雜太祖曰咎將誰始曰在高祖太祖曰然高祖創業未遑禮樂孝文時當制作復三代之舊乃遂巡未遑使漢家終於如是三代有其時而能為之漢文有其時

而不為周世宗則無其時而為之者也

制作二

原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繫辭

制度數議德行易象天地以立制傳元變天下之

法禮合改正朔易服色禮制禮作樂史作樂以

應天制禮以配地禮天地變化聖人效之河出圖洛

出書聖人則之禮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 聖人

作易幽贊神明易庖犧作易弘開大道古史伏羲

作易綿絡天地揚雄歷象日月敬授人時書聖人作

歷黃帝造曆續漢書立四時之制尸子著九六之文帝王

帝王部 制 制作

世紀 推三光立八節春秋 治五氣設五量禮大戴 合五

緯春秋 正六宗拾遺記 吹律定姓紀鐘甄聲帝王世紀 省

風作樂春秋 作樂崇德易 作樂防滿稽樂 黃帝作樂

曰咸池樂緯 少昊作樂曰九淵帝王世紀 禹作夏 武王

作武並鄭注禮 命咸黑為歌呂氏春秋 命伊尹歌晨露韓詩

庖犧氏作瑟文王益其少宮南聽鳳以定律 神農作

琴帝王世紀 朱襄作琴呂氏春秋 黃帝庖犧作瑟世紀 作簫

以象鳳風俗通 禹作夏籥呂氏春秋曰禹立命皋陶

使伶倫作律呂氏春秋 命咎陶作刑紀年 黃帝作壇冕世本

治其絲麻以為布帛禮記 上棟下宇以待風雨易

構其木櫟以避羣害韓子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 結繩

為罟以佃以漁並易 作網罟用禽鳥典器 鑽燧取火以

化腥臊韓子 烹穀為粥燔肉為炙 取犧牲以充庖厨

帝王世紀 作釜甄成火食之道古史考 後聖有作范金合

土禮記 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易 神農作耒耜古史 弦

木為弧剡木為矢 剡木為舟剡木為楫 斷木為杵

掘地為臼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 致天下

之民聚天下之貨 易之以棺槨易之以書契並易 以

新書石從事魏書 以典論刻石魏志 黃帝作弩古史 以

銅為兵越絕 黃帝蹴鞠劉向 武王作翬世本 使馬鈞作

司南車器 採銅鑄鼎史記 鑄鼎象物春秋 變律令

革官名 功極作樂 治終制禮唐傳奕 考制度脩

通禮 定正樂議刑統周世宗 左圓右方 先偏後伍

交錯屈伸以象魚麗鵝鶴 執戟而舞以象擊刺往

來唐太宗七德舞 進蹈安徐以象文德太宗九 更

製歌辭太宗命魏徵褚亮虞世南李百藥等更製破陣樂歌辭 作上元舞唐高宗

舞者百八十八人衣畫雲五色以象元氣 化育詒庇孰

非厥功高宗時奏破陣樂舞入帝常立以視樂闕乃坐

者化育詒庇孰非厥功不 追思王業勤勞若此高宗

應歌舞別申嚴奉奏可 變之象每變以象太祖功業

歎而 六變以象功業

推讓宜先文舞和峴言陛下以推讓 上親製樂大十

昭應宮及景靈宮 御製樂章真宗又御製 作樂

崇德天人之極致唐元德 制作簡繆聞者皆悲憤唐

末之亂禮樂制度亡失已久石晉詔太常詳定二舞冬

廢工舞節多教坊伶人以龜茲部覓裳法曲參亂雅音其

發聲悲離煩懣舞者行 太宗增十部樂燕樂唐高祖

列不應節聞者皆悲憤 作九絃琴 作五絃阮宋太宗嘗

高昌增為十部 作九絃琴 作五絃阮謂舜作五

絃之為九其名曰君臣文武禮樂正民心則九奏克諧而

不亂矣阮四絃增之為五其名曰水 宮中製渾天儀

火金木土則五材並用而不悖矣 帝先自為一儀實諸宮中以測天象其後邵諤所鑄蓋

宋五儀志歸於金中興更謀制作表正功獻渾儀樣高

帝先自為一儀實諸宮中以測天象其後邵諤所鑄蓋

帝先自為一儀實諸宮中以測天象其後邵諤所鑄蓋

帝先自為一儀實諸宮中以測天象其後邵諤所鑄蓋

祖是 禁中作觀星臺 續通考明仁宗洪熙初作觀星臺於禁中上時登臺觀象初

太祖精於天文每以指訓 欽定曆註 明曆式有二曰

故成祖仁宗皆知天象 改銅魚符 唐高祖罷隋竹使符頒 欽定曆註 王曆曰民曆洪

武定曆註 改銅魚符 唐高祖罷隋竹使符頒 欽定曆註 王曆曰民曆洪

黍之制或差毫釐 鍾鈎為姦害及黎庶 宋太宗淳化

家萬邦咸又九賦是均顧出納於有司繫權衡之定式

如聞和黍之制或差毫釐鍾鈎為姦害及黎庶宜令詳

定著為 安得不新其耳目 唐傳 制作可施於後世

通規 五代史論周世宗制 銳意制作以文太平 宋徽

作皆可施於後世 實錄

增 通鑑曰晉秘書監孫盛作晉春秋直書桓温枋頭之

敗温怒盛諸子私改之 又曰後魏崔浩與高允等共

譎國記曰務從實錄浩刊所譎於石以彰直筆有譖其

暴揚國惡浩竟誅死 唐書曰高祖太宗實錄初敬播

所譎信而詳及許敬宗身為國史竄改專出已私 又

曰吳兢初與劉子元撰定武后實錄敘張昌宗誘張說

誣證魏元忠事頗言說已然可賴宋璟等邀勵苦切故

轉禍為忠不然皇嗣且殆後說為相讀之心不善知兢

所為即從容謬謂曰劉生書魏齊公事不少假借奈何

兢曰子元已亡不可受誣地下兢實書之其草故在聞

者歎其直說屢以情斬改辭曰徇公之情何名實錄卒

不改世謂今董狐云 又曰肅宗時經大亂後史籍燔

帝王部 實錄

實錄

闕于休烈奏國史開元實錄起居注及餘書三千八百餘篇藏興慶宮兵興焚煬皆盡請下御史覈史館所由購府縣有得者許上送官一書進官一資一篇絹十匹凡數月止獲一二篇唯韋述以其家藏國史百三十篇上獻 又曰初韓愈撰順宗實錄書禁中事爲切直官豎不喜訾其非實文宗詔路隋刊正隋言改脩非是史冊者褒勸所在匹夫美惡尚不可誣况人君乎臣宗閔臣僧孺謂史臣李漢蔣係皆愈之壻不可參撰俾臣得下筆臣謂不然且愈所書非自己出元和以來相循逮今雖漢等以嫌無害公義請條示甚謬誤者付史官刪

定有詔擿貞元永貞間數事爲失實餘不復改漢等亦不罷 又曰文宗每言順宗事不詳實史臣韓愈豈當時屈人耶昔司馬遷與任安書辭多怨懟故武帝本紀多失實鄭覃曰武帝中年大發兵事邊生人耗瘁府庫殫竭遷所述非過言李石曰覃所陳因武帝以諫欲陛下終究盛德帝曰誠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又曰武宗時周墀言故宰相李德裕重定元和實錄竄寄他事凡人君尚不改史取必信也遂創新書 五代史曰漢隱帝詔賈緯與王仲寶儼等同脩晉高祖出帝實錄廣順元年實錄成緯求遷官不得由是怨望是時宰相王

峻監脩國史緯書日曆多言當時大臣過失峻見之怒
曰賈給事子弟仕宦亦要門閥奈何歷詆當朝之士使
其子孫何以仕進言之太祖貶斥之 又曰周太祖既
黜宰相王峻以峻監脩國史意其所書不實因召史官
取日曆讀之史官以禁中事非外所知懼以漏落得罪
及李穀監脩因請命近臣錄禁中事付史館乃命樞密
直學士就樞察院錄送史館自此始 宋史曰太平興
國中李昉扈蒙撰太祖實錄咸平初王禹偁與脩太祖
實錄直書其事 又曰錢若水引柴成務宗度吳淑楊
億同脩太宗實錄八十卷真宗覽書流涕錫賚有差十八

卷內楊億獨草五十六卷
真宗稱其才長於史學

又曰治平中召宋敏求為

仁宗實錄檢討官同脩起居注及英宗在殯有言宗室
服踈者許嫁娶敏求以為大行未發引不可踰年又有
言者敏求言宗室義服服降而練可嫁娶矣坐前後議
異貶知絳州王珪范鎮乞留之使成實錄神宗曰敏求
議初不誤即召還 又曰紹聖元年蔡卞請重脩神宗
實錄曾布請以王安石日錄載之 又曰初安石且死
悔其所作日錄命從子防焚之防詭以他書代紹聖間
蔡卞為中書舍人即防家取以上因刪落事實文飾姦
偽盡改所脩實錄正史於是呂大防范祖禹趙彥若黃

帝王部

實錄卷五十三

實錄

庭堅皆獲深譴 又曰徽宗立徐勣言神宗正史今更
五閏矣未能成書蓋由元祐紹聖史臣好惡不同范祖
禹等專主司馬光家藏記事蔡京兄弟純用王安石日
錄各爲之說故議論紛然當時輔相之家家藏記錄何
得無之臣謂宜盡取用參討是非勒成大典帝然之
又曰高宗時朱勝非爲相上諭之曰神宗哲宗兩朝史
事多失實非所以傳信後世宜召范冲刊定勝非言神
宗史多增王安石日錄哲宗史經京卞之手議論多不
正命官刪脩誠足以彰二帝盛美會勝非去位趙鼎以
宰相監脩二史是非得其正 又曰高宗命范冲重脩

神哲兩朝實錄冲父祖禹元祐中嘗脩神宗實錄盡書
王安石之過以明神宗之聖其後安石壻蔡卞惡之祖
禹坐謫死嶺表至是復以命冲上謂之曰兩朝大典皆
爲姦臣所壞故以屬卿 又曰高宗以常同脩撰哲宗
實錄且諭之曰是除以卿家世傳聞多得事實故也一
日奏事上愀然曰向昭慈嘗言宣仁保佑大功哲宗自
能言之正爲宮中有不得志於宣仁者因生誣謗欲辨
白其事須重脩實錄具以保立勞效昭示來世此朕選
卿意也同乞以所得聖語宣付史館仍記於實錄卷末
他日上諭
勾濤同此 金史曰熙宗皇統間史臣進先朝實錄三

卷上焚香立受之 元史曰世祖至元間司徒撒里蠻等進讀祖宗實錄帝曰太宗事則然睿宗少有可易者定宗固日不暇給憲宗汝獨不能憶之耶猶當詢諸知者 又曰王鶚言國家以神武定四方皆出太祖廟謨雄斷所致若不乘時紀錄竊恐久而遺忘宜置局纂就實錄附脩遼金二史從之 又曰文宗時以嘗命脩遼金宋三史未成以累朝故事有未備者史官請以翰林國史院脩祖宗實錄時有司所具事蹟參訂翰林院言於帝曰實錄法不得傳於外則事蹟亦不當示人遂已 弇山堂別集曰明制脩實錄例以內閣大臣總裁而

元勛上公一人監脩獨太祖實錄以曹國公李景隆監脩戶部尚書夏原吉副之至嘉靖中脩睿宗實錄用禮部尚書席書吏部尚書廖紀蓋特典也 又曰重脩太祖實錄以布衣陳濟與學士解縉爲總裁官而禮部尚書李至剛及講讀以下僅爲纂脩官 又曰明實錄故事有不諱始命內閣翰林臣纂脩實錄六科取故奏部院咨陳牘而已其於左右史記言動闕如也是故無所考而不得書國忸袞闕則有所避而不敢書而其甚者當筆之士或有私好惡焉則有所考無所避而不欲書

實錄二

增唐曆

柳芳上元中坐事請黜中時高力士亦貶巫州

唐曆

因從力士質開元天寶及禁中事具識本末而

所撰國史

已送官不可追刊乃微編年法為

唐曆四

十篇頗有異聞然不立褒貶義例

唐自武宗

已後無實錄史官之職廢賈緯采次傳聞

為唐年補

錄當唐之末王室微弱諸侯強盛征伐傳聞

出天下多事

緯論次多所闕誤紀年錄以武王莊宗時

而事迹相存

亦有補於史氏微昭宗朝賜武王制詔

實錄未脩

何瓚等上言張昭有史料嘗私撰同光實錄

十卷又聞其

欲撰三祖志并藏昭宗朝賜武王制詔

誥九卷餘篇

請以昭祖所撰上史館拜昭宗仍補為紀年

之撰錄昭以

懿祖獻祖太祖並不踐帝位仍補為紀年

錄二十卷上

又撰莊宗實錄尊堯集陳瓘嘗著尊堯集

三十卷上之

優詔褒美亂是非不可傳信深明詠妄

王安石日錄

改神宗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深明詠妄

以正君臣之

義張商英為相取其書既上而商英罷後

陳執中當國

起遷人石械知台州就權家脇取尊堯集

確受禍最酷

幾不免至高宗時讀其書嘉其忠特賜謚

朱墨史

范冲重脩神宗實錄為考異一書明宗

之表

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黃書新修

辨誣錄

中脩哲宗實錄別六世實錄

三朝實錄

周廣順中實嚴與

三朝帝紀

孝宗時魏杞撰神宗

會要

孝宗時陳俊卿虞允文等上神

宗憲宗實錄

借又撰文宗實錄

宗憲宗實錄

借又撰文宗實錄

會要

孝宗時陳俊卿虞允文等上神

宗憲宗實錄

借又撰文宗實錄

會要

孝宗時陳俊卿虞允文等上神

宗憲宗實錄

借又撰文宗實錄

會要

孝宗時陳俊卿虞允文等上神

宗憲宗實錄

借又撰文宗實錄

會要

孝宗時陳俊卿虞允文等上神

宗憲宗實錄

借又撰文宗實錄

會要

孝宗時陳俊卿虞允文等上神

附錄

實錄

三

畜犬甚馴常在乘輿左右及崩鳴號不食因送永熙陵
寢李至嘗誅其事欲錢若水書之若水不從呂端雖為
監脩以不蒞局不得署名至執其事以為專美 援詔
若水稱詔旨及唐朝故事以折之時議不能奪 宗
令與廷諍錢若水又重脩太宗實錄參以王禹偁李宗
上言變毛於太宗屬當為兄實錄所紀 召脩實錄宗
繆誤若水援國初詔令廷諍數四乃定 果聞命喜甚以
為將加優擢策未備乃召范杲于濠州果聞命喜甚以
以朝議將任僕何官熙 乞脩實錄仁宗初太后臨朝
言重脩太平實錄耳 徵山林遺逸之士近武間上謂廷臣
取乞與脩不報 徵山林遺逸之士近武間上謂廷臣
宗實錄不報 徵山林遺逸之士近武間上謂廷臣
總裁徵山林遺逸之士近武間上謂廷臣

增 皇祖有訓 聖謨洋洋嘉言孔彰 聰聽祖考之彝

訓 率乃祖文王之彝訓 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
序 用答揚文武之光訓 書並 許謨定命遠猷辰告詩

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易 帝範十二篇 唐

宗作以 三朝寶訓 宋仁宗時 法寶新錄 呂夷簡上
賜太子 三朝寶訓 呂夷簡上 法寶新錄 呂夷簡上

錄 傳法寶錄 參定編脩 蔡確 祖宗家法 哲宗御講
讀官讀寶訓至漢武帝籍南山為上林苑仁宗曰山澤
之利當與眾共之何用此也 丁度曰臣事陛下二十年

每奉德音未始不及 事親之法 呂大防因推廣祖
憂勤此蓋祖宗家法爾 事親之法 呂大防因推廣祖
三代以後惟本朝所立家法最善臣請言其畧自古人
主事母后皆朝夕如漢武帝五日一朝長樂宮祖宗
以事親之法也 事長之法 前代大朝必先用臣妾
見此親之法也 事長之法 前代大朝必先用臣妾

宗長公 主此事親之法也 治內之法 肅宮人或與廷
帝王部 主此事親之法也 治內之法 肅宮人或與廷

臣相見唐入閣圖有昭容位本朝宮
禁嚴密內外整肅此治內之法也
外戚多預政事常致敗亂本朝母后
之族皆不預政此待外戚之法也
多尚華侈本朝宮殿止
用赤白此尚儉之法也
皆涉自內廷出御後殿暑此勤身之法
欲涉廣庭稍冒寒暑此勤身之法
人君在禁中冠服尚簡祖宗以來燕居必
陛下昨郊禮畢具禮謝太皇太后此尚禮之法
寬仁之法前代多深於用刑大者誅戮小者遠竄惟本
法也至於虛已納諫不好畋獵不尚翫好不用玉器不
貴異味此皆祖宗法足
前代但盡行宗法足
為天下哲宗甚然之
言節儉為節一節便能有濟當每事
事以理則事之是非人之邪正自然可見
事以理則事之是非人之邪正自然可見
多識典

章高宗朝曾幾承平時為館職去三十八年而復至多
講求謨訓光宗立余端禮言壽皇睿謨聖訓仁政善
力紀綱而無寬
明紀綱而無寬
弛不振之患
氣而無矯厲
峭刻之習
仁厚發為英明
英明本於仁厚
字民訓
寬恤詔令
寶訓要言
王洙讀寶訓要
三朝聖訓
金章宗時右
太祖太宗世宗三朝
皇圖大訓
元泰定帝時司天監
聖訓以備觀覽從之
皇圖大訓
元泰定帝時司天監
訓歲請經筵進講仍俾皇太
子觀覽後更名曰皇圖大訓
陳說明訓
元文宗詔虞
早歲跋步艱阻視我祖宗既乏生知之明豈能周知故
立奎章閣置學士員日以祖宗明訓古昔治亂得失陳
說於前使朕樂於聽聞卿
等其推所學以稱朕意
金匱寶訓
於大明殿詔拜
帝王部
寶訓

住進讀太祖金匱寶訓成儀整 昭鑒錄 明太祖訓戒

暇語音明暢莫不注目竦聽 昭鑒錄 太子嘗命採

經傳格言為書名曰儲君昭鑒錄至成祖命稍充廣

之益以太祖聖謨大訓以為子孫萬世帝王之法

祖訓錄 共目十有三上自為 皇明寶訓 太祖又擇言

皇明寶訓 序仍命宋濂序之 文華大訓 明憲宗製文華大訓成命詹事

訓五卷 記注一 彭華等進講東宮每起立拱聽

增唐書曰褚遂良兼知起居注太宗曰卿記起居大抵

人君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惡必記

戒人主不為非法未聞天子自觀史也帝曰朕有不善

卿必記邪對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載筆君舉必書劉

洎曰使遂良不記天下之人亦記之矣 又曰太宗曰

朕行有三一監前代成敗以為元龜二進善人共成政

道三斥遠羣小不受讒言朕能守而勿失亦欲史氏不

能書吾惡也 又曰杜正倫知起居注帝嘗曰朕坐朝

不敢多言必待有利於民乃出諸口正倫曰臣職左史

陛下一言失非止損百姓且筆之於書千載累德帝說

通鑑曰太宗謂監脩國史房元齡曰朕之為心異於

前世帝王欲自觀國史知前日之惡為後來之戒元齡

乃與許敬宗等刪高祖今上實錄上之上見書六月四

日事語多微隱謂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鳩叔

牙以存魯朕之所為亦類是矣史官何諱焉今可削去

帝三

通鑑類函卷五十三

記注

浮辭直書其事 唐書曰永徽後左右史惟對仗承旨
仗下謀議不得聞姚璿以帝王謨訓不可闕紀請仗下
所言軍國政要宰相自撰號時政記以授史官從之時
政有記自璿始 通鑑曰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
官入奏事必使諫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紀之及
許敬宗李義府用事奏事多俟仗下於御座前屏左右
密奏監察御史及侍制官遠立以俟其退諫官史官皆
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聞及宋璟為相欲復貞觀之
政令史官隨宰相入侍羣臣事非秘密者皆令對仗奏
聞史官自依故事 唐書曰文宗與宰相議政適見鄭

朗執筆螭頭下謂曰向所論事亦記之乎朕將觀之朗
曰臣執筆所書者史也故事天子不觀史昔太宗欲觀
之朱子奢曰史不隱善不諱惡自中主而下或飾非護
失見之則史官無以自免且不敢直筆褚遂良亦稱史
記天子言動雖非法必書庶幾自飭帝悅謂宰相曰朗
援故事不畀朕見起居注可謂善守職者然人君之為
善惡必記朕恐平日言之不協治體為將來羞庶一見
得以自改朗遂上之 又曰帝索起居注魏謩奏古置
左右史書得失以存鑒戒陛下所為善無畏不書不善
天下之人亦有以記之帝曰不然我既嘗觀之謩曰向

者取觀史氏爲失職陛下見則後來所書必有諱屈
善惡不實不可以爲史且後代何信哉乃止又曰大
中時裴休奏言宰相論政上前知印者次爲時政記所
論非一詳已辭略他議事有所闕史氏莫能詳請宰相
人自爲記合付史官詔可宋史曰太祖七年知制誥
扈蒙上言昔唐文宗每召大臣論事必命起居郎起居
舍人執筆立於殿側以紀時政故文宗實錄稍爲詳備
至後唐明宗亦命端明殿學士及樞密直學士輪脩日
曆送史官近來此事都廢每季雖有內殿日曆樞密院
錄送史館然所記者不過臣下對見辭謝而已帝王言

動莫得而書緣宰相以漏泄爲虞昧於宣播史官疏遠
何得與聞自今凡有裁制之官優卹之令發自聖衷可
書簡策者並委宰臣及參知政事每日輪知抄錄以備
史官撰集從之又曰程琳脩真宗實錄而大中祥符
以來起居注闕琳追述上之遂脩起居注又曰韓維
同脩起居注侍邇英講英宗初免喪簡默不言維疏言
邇英閣者陛下燕閒之所也侍於側者皆獻納論思之
臣可以博咨訪之義窮仁義之道究成敗之原今禮制
終畢臣下傾耳以聽玉音臣請執筆以俟又曰神宗
元豐時王存爲編脩官脩起居注時起居注雖日侍而

奏事必稟中書俟旨存乞復唐貞觀左右史執筆隨宰相入殿故事神宗躋其言聽直前奏事自存始也 又曰徽宗時以天暑令記注官卯漏正即勿奏事仍具爲令周常言本朝記注類多兼諫員故凡言動得以所聞見論可否神宗時脩注官雖不兼諫職亦許以史事於崇政殿延和殿直前陳述陛下於炎曦可畏之候暫停進對亦人情之常若著爲令則必記於日錄傳之史筆使後人觀之將以爲倦於聽納而忘先王之美事矣事遂寢 又曰隆興時胡銓擢起居郎論史官失職者四一謂記注不必進呈庶人主有不觀史之美二謂唐制

二史立螭頭之下今在殿東南隅言動未嘗得聞三謂二史立後殿而前殿不立乞於前後殿皆分日侍立四謂史官欲其直前而閤門以未嘗預牒以無班次爲辭乞自今直前言事不必預牒閤門以有無班次爲拘詔從之 又曰孝宗踐阼先是左右史久不除並記注壅積周必大請言動必書兼脩月進乃命必大兼編類聖政所詳定官 遼史曰遼聖宗詔脩日曆官毋書細事 金史曰世宗謂宰臣曰海陵時脩起居注不任直臣故所書多不實可訪求得實詳而錄之叅政孟浩進曰良史直筆君舉必書自古帝王不自觀史意正在此

又曰一日世宗屏侍臣與宰臣議事記注官亦退上曰
史官記人君善惡朕之言動及與卿等所議皆當與知
其於記錄無或有隱可以朕意諭之 元史曰英宗時
御史李端言朝廷雖設起居注所錄皆臣下聞奏事目
上之言動宜悉書之以付史館從之 通紀曰洪武七
年命詹同宋濂等纂脩日曆成凡一百卷 又曰詞林
記曰太祖初建國首設起居注以魏觀宋濂為之日侍
左右記言動洪武十四年定起居注秩從七品單仲祐
詹同嘗任焉其後竟廢令翰林院史官兼之每朝則立
班記事入館則載筆以從書動以為日曆書言以為寶

訓永樂洪熙間王直在翰林猶從事於記注宣德後寢
以廢矣成化弘治中臣僚累建言欲復起居注之舊或
欲即命史官記時政於其中如宋朝政房之制皆未舉
行

記注二

增天子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禮 國有簡冊
君舉必記言動之微可不慎歟 唐魏知古言 史官惟詢采

二史不注起居 唐劉知幾言 記言動不敢侵官 唐文宗嘗

事有不當毋嫌論奏暮日臣頃為諫臣 立侍 宋初記
故得有所陳今則記言動不敢侵官 召侍經筵 宋
講讀諸儒皆得侍坐 英閣石揚休奏 仁
修起居注官記言動當立以侍從之

宗初視事退御瀛閣英閣召侍臣講讀而脩起居注官獨
 先出賈黯言召臣下訪對關政體而史臣不得預聞
 請并召侍經 分立殿上 言本朝循唐入閣之制左右
 史不立前殿若御後殿則立采殿下何所聞見而脩
 起居注乎乞依歐陽脩王存胡銓所請分立殿上而脩
 留身奏事 宋舊制脩注宮經筵官許留身奏事而
 筆赤墀下 唐鄭覃曰記注樞筆赤 執筆螭頭下 見記
 唐文 老儒恬退 彭乘在選中帝指乘曰此老儒也雅
 有恬退名 謹厚長者 金世宗嘗顧脩起居注王崇璧
 無以易之 解其記注 宋仁宗言馮厚長者故置諸左右
 其為人也 欲諸臣效 解其記注 宋仁宗言馮厚長者故置諸左右
 與制誥為隣 宋英宗在藩邸時聞蘇軾名及即位欲以
 之才遠大器也他日自當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植之
 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為然英宗曰且與脩注

如何琦曰記注與制誥為隣未可遽授不若 書之起
 於館閣中近上帖職與之乃召試入史館 書之起
 居注 宋余靖言嘗有呂覽以治獄賜對祈易章綬陛下
 居注 起 書之時政記 宋御史蕭之敏劾虞允文允文
 曰采石之功之敏在何許上章待罪孝宗過德壽宮太
 方請召歸以關言路上謂其言寬厚命曾懷書之時政
 記 通英延義記注 誦說明白帝多所質問昌朝請朝
 錄以進賜名通英 通英記注 院帝曰卿再登三館常
 延義記注 後罷 通英記注 院帝曰卿再登三館常
 典書命今以脩注處卿遂拜起居舍人 經筵官除罷
 及封章進對宴會錫子講讀問答等事萃為一書名之
 曰通英 祥曦記注 居注 二年洪邁為起居舍人言起
 有日曆時政記亦莫得書 聖語問知事有通英延義二閣
 記注 今廢不續陛下言動皆罔聞知事有通英延義二閣
 令講讀官自今各以日所得聖語問知事有通英延義二閣
 所牒報使謹錄之因今所得聖語問知事有通英延義二閣
 帝王部 尚書部 卷五十三 記注

聖政日曆 宋孝宗上太皇聖 壽皇日曆 光宗上壽皇
宮 政日曆於德壽宮 日曆於重華

興造

匠人建國辨方正位 禮注曰於四角立楹而縣以 始建城市

而營宮室 水地以縣 周禮注曰於四角立楹而縣以

而于 置槩以縣 以景 周禮注曰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

景以縣正之 識日出之景 周禮注曰為規識日

其景將以正四方也 揆之以日 詩 規天矩

地 審曲面勢 右社稷而左宗廟 禮 九經九緯

經涂九軌 周禮注曰經緯謂涂也經緯者南北之道為經東西之

道為

左宗右社面朝後市 周禮注曰王宮所居也宗

經之 宮度以几堂度以筵 堂脩七 宮中度以尋野

度以步涂度以軌 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

卿朝焉 並周 宮隅七雉城隅九雉 周禮注曰宮隅城

雉長三丈 環涂七軌野涂五軌 周禮注曰環涂謂塗

也野涂國 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

庶民子來 築室百堵 縮版以載作廟翼翼 棟之

奠陲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鼙鼓弗

勝 廼立臯門臯門有伉廼立應門應門將將 俾立

室家 廼立冢土 詩 疏龍首以抗殿 張 既新作於

帝王部 尚監類考卷五十三 興造 三百

迎風增露寒與儲胥張衡土階茅茨唐堯以昌始

皇興阿房而秦禍烈文帝惜露臺而漢祚永唐薛收言

規構鴻侈隋楊素營仁壽宮規構鴻侈營繕相繼唐太宗時翠微王華營繕相繼

軍營馬監靡不恢崇佛寺道宮悉皆輪奐宋太宗時田錫

言趨末棄本唐景雲初作金仙等觀韋湊以為方農月興土雖貴出公主然高直售庸則農

人捨耕取顧趨末棄本以夜繼晷宋丁謂營玉清昭應宮令以夜繼晷

每繪一壁登洛北絕岸延眺良久唐高宗營東都乃登洛北絕岸延眺

良久詔即其卜鍾山之陽定作新宮明太祖命劉基卜地定作新宮

地營上陽宮凡五十餘里止從儉素府監盧彥倫營建

宮室止朴素不飾明太祖新內三殿成曰奉天華蓋殿後為宮前

從儉素

曰乾清後曰坤寧六宮以

次序列者林素不為飾皆

深宮復禁不欲百姓見之

世長侍宴披香殿謂太宗曰

閱實工徒隋崔善為督工徒五百營

仁壽宮總監楊素索簿閱實

善為執板唱無一差繆相勸徽宗息

閣閣寫宗置英樓下過則如初

書大學衍義於兩廡明太祖

帝王世紀曰帝顓頊始都窮桑後徙商丘又曰武

王伐殷以木承水自鄴徙都鎬史記曰成王少周公

帝王部

帝王部

帝王部

帝王部

帝王部

帝王部

帝王部

帝王部

攝行政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周公奉成
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以微子啟代殷後國於宋
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羣臣之
位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卒營築居
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 吳志曰黃
初二年孫權自公安郡都鄂改名武昌 又曰黃初元
年四月祭南郊即皇帝位遷都建業 **通鑑**曰後魏
主以平城地寒將遷都洛陽恐羣臣不從乃大舉伐齊
行至洛陽戎服乘馬而出諭羣臣曰朕世居幽朔欲南
遷中土苟不南伐當遷都於此舊人雖不欲內徙而憚

於南伐遂定遷都之計 金史曰海陵貞祐二年詔遷
都燕京有司圖上燕城宮室制度營建陰陽五姓所宜
海陵曰國家吉凶在德不在地使桀紂居之雖卜善地
何益使堯舜居之何用卜為 又曰貞元元年以遷都
詔中外改燕京為中都府曰大興 又曰金宣宗決意
南遷五月遂發中都七月車駕至南京高琪請脩南京
裏城 又曰左司諫僕散毅夫乞更開封府號賜美名
以尉氏縣為刺郡睢州為防禦使與鄭延二州左右前
後輔京師上曰山陵在中都朕豈樂久居此乎 元史
曰世祖在潛邸嘗從容語霸特魯曰今天下稍定我欲

勸主上駐蹕回鶻以休兵息民何如對曰幽燕之地龍蟠虎踞形勢雄偉南控江淮北連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覲大王果欲經營天下駐蹕之所非燕不可世祖憮然曰非卿言我幾失之後世祖至開平即位遂定都於燕嘗曰朕居此以臨天下特魯之力也又曰世祖初命劉秉忠相地於桓州東灤水北建城郭於龍岡三年而畢名曰開平繼升為上都而以燕為中都四年又命秉忠築中都城始建宗廟宮室八年建國號曰大元而以中都為大都通紀曰永樂十四年將建北京宮殿命羣臣會議於是文武羣臣疏言北京為上

龍興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東連山南南俯中原沃野千里山川形勝宜興工營建以為子孫萬世帝王之業從之明紀事本末曰永樂十八年九月北京宮殿垂成詔以明年正月朔御新殿乃命召太子太孫於京師

遷都二

原少昊徙曲阜帝王世紀盤庚遷於殷不常厥邑於今五邦古我先王將多前功書匪亟其欲適追來孝作邑于豐宅是鎬京詩召公相宅周公成周維龜正之武王成之卜云其吉終焉允臧詩非敢違卜用

宏茲賁書並 度其夕陽 度其鮮原 廼陟南岡 廼

觀于京詩並 廼正厥位 奠厥攸居 建城市營宮

室 太史抱法禮周 永命新邑 安定厥邦 永建乃

家 四方和會書並 四方入貢史記 民利用遷書

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者宋靖康金兵薄城下唐

幸洛帝將從之何 永嘉不幸暫都江左 方當蕩平

區宇旋軫舊京折晉王述 宣宗南渡棄厥本根 宣宗

南播疆宇日蹙史金 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循周漢

故事以安天下宋太祖如西京欲留都洛陽羣臣與晉

河之勝而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晉王又曰

在德不在險帝曰晉王之言固善不出百年天下民力

遂還 與大臣密議數月而行明永樂十九年遷都北

三殿火主事蕭儀言遷都非便上震怒誅之既而科道

上言朝廷不當輕去金陵建都於燕故有此變上曰方

遷都時朕與大臣密議數月而行非輕舉也言者因劾

部院大臣上命言官與大臣午門對辨尚書夏原吉奏

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合當有罪上乃兩釋之

教化

原聖人以神道設教詳帝 先王觀民設教易 風以動

之 教以化之 垂世立教詩序 垂裕後昆書

宓犧神農教而不誅 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周 三皇

設言民不違 五帝畫像世順機何休 開物成務易

克綏厥猷書 成天之道禮 取地之財大戴 式

帝王部

開益頁的卷五十三

教化

和民則 式化厥訓 斂時五福 敷佑四方並書 天

之躡民詩 因民為制周制 肇脩人紀書 長育之材

詩 則山高以居賢依巽風以善俗 範圍天地之化

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 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

之謂之通 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並易

繫 章善癉惡樹之風聲書 竝建聖哲樹之風聲左氏

著之話言左傳 教之道藝禮周 章善癉惡以示民厚

禮 四方風動惟乃之休書 天地尊化風俗通 教思

無窮易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詩 教之防利告之訓

典左氏 風以詩書 以禮教親則民不怨禮周 以樂教

和則民不乖 以儀辨等則民不越 以俗教民則民

不偷 以刑教中則民不競 以誓教帥則民不怠

以度教節則民知足 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 以

賢制爵則民慎德 以勲制祿則民興功並禮周 每歲

孟春以木鐸徇于路書 正月朔日布王治於天下禮周

教民播種淮南 教民耕農古史考 教民食穀賈誼新書

神農作教管子 燧人教漁尸子 虞犧教獵尸子 教民漁

田越絕 教民巢居顏峻始 節水火禮大戴 化腥臊韓子

養才以任地履時以象天禮大戴 教化若神淮南子

化如神明劉邵 加于百姓刑于四海孝經 休風偃物

淳化元通

王粲七釋

行于江漢

詩

聲暨海外

七釋

刑于

寡妻至于兄弟

詒厥孫謀以燕翼子

並詩

有典有則

詒厥子孫

書

聖有謨訓明徵定保

書

德音孔昭視

民不忮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

詩

增王者以教化為

大務

董仲舒策

民至愚而神

元王恂言於世祖

吾不之疑則反

覆化為忠厚

同上

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

經亂

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

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

湯

武承大亂之後身致太平

唐魏徵言於太宗

民力息則生養

遂

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

元大德時吳元珪言

治國之

要教化為先

教化之道學校為本

明太祖諭

致治在於

善俗善俗本於教化

教化行雖閭閻可使為君子教

化廢雖中材或墜於小人

同上方今承平之際正宜講

究此事

金章宗時戶部尚書鄧儼等言

不明教化不知禮義

明太祖諭劉基

列聖所循皆尚德教

唐權德輿對憲宗

宜以祖考躬行之

教為法

宋張綱對徽宗

躬履節儉以示四方

宋孝宗時周濬知臨安府上言

風化必自近始

同上

教化之行當自貴近始

金世宗諭廷臣

人皆以教化為餘事

金章宗時宰臣言今之察舉官吏者多責近效以幹辦為上其

有秉心寬厚欲行教化者輒謂之迂濶故有能務行德

化者擢而用之則教

儒者所以隆孝悌而敦風俗

言宗

敦朴素

革浮偽

過行者被嗤於鄉

不昵者

帝王部

增

教化

早

蒙擯於親

唐太宗時高馬言

禁喪葬作樂

宋太宗太平興國六年

戒

飭風俗禁民奢侈

宋光宗詔

定制度辨上下

服用居室

各有差等

抑昏喪過度之禮

禁追逐無名之費

金章宗

宗時宰臣集議

脩學校崇經術旌節孝使士不趨於文華

重農桑寬賦稅省徭役禁游惰則民力紓不趨於浮偽

元世祖時姚樞言

月朔讀法

明洪武二年命郡縣長吏月朔會民讀法

分教郡

國命選國子生往各郡分教

社學師儒

明太祖成周大誥之制以訓化民俗里皆立社學

延師儒教子弟

大誥三篇訓化民俗

明太祖成周大誥之制以訓化民俗里皆立社學

事之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著為條目既而又續為一篇以申其意使民觀感知所勸懲自是民之作非者鮮從化者多故又作三篇其意益切至矣

家識慈孝人知廉恥

唐太宗時高馬言

士敦操尚鄉恥輕薄

宋文帝元嘉之改

識朕此懷務相安

養海內之人皆為兄弟

唐太宗詔勞

江左風俗於

斯為美

宋文帝

孝友儉讓近於淳古

宋太宗時陳旭

民間風俗聞稍淳儉

金世宗言

剗股割肝咸見慶賞數

世同居輒復其家

孝義所感醴泉甘露芝草異木之

瑞史不絕書

宋史

本朝之化感人心之深也

唐憲宗時權德輿

宋之教化有足觀者矣

宋史

來遠

原懷遠以德

尚書

誕敷文德

尚書大禹

舞干羽而有苗格

弗寶遠物則遠人格

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明

帝王部

計益頤函卷五十三

來遠

聖

王慎德四夷來賓 柔遠能邇安勸庶邦並書 柔遠能

邇以定我王詩 惟德動天無遠不届 華夏蠻貊罔

不率俾 海隅出日罔不率俾並書 自西自東自南自

北無思不服詩 方外百蠻無思不服漢書 蠻夷率服

書 蠻夷懷服大戴禮 遠夷稽顙續漢書 蠻夷皆服呂氏

春秋 夷狄思慕司馬相如 隣國襁負歸德尚書 四

方襁負而至 駿奔稽顙委質重譯張景陽 諸侯同

日貢者五百國帝王世紀 桀無道囚湯後釋之諸侯八譯

來者六國尚書大傳 遠方來譯至者十六國帝王世紀 桑穀合生

四方來附詩 一時歸湯帝王世紀 湯者三十六國通鑑 通

蠻國語武 肅清萬里晉陽秋 庶邦丕享書 不

遐有佐詩 近者悅遠者來論語 幽邦肆險遠國亡遐

應場華 延頸舉踵向風慕義司馬相如 心歌腹詠

樂在歸附胡綜為吳 日月所照莫不砥屬詳帝 風

雨所至莫不從助史記五 密須歸文王呂氏 夙沙

歸炎帝帝王世紀 匈奴來朝漢書 鮮卑送壘晉中

元帝 奇肱車至括地 肅慎來貢書 焦僥貢沒羽

世紀 歲貉貢良弓論典 西戎獻劍列子 西旅獻獒書

劍 西胡獻柁十洲記 是百玉之精西戎獻昆吾之

越裳貢雉史記周本紀 倭王獻錦魏志景初 倭

帝王部 帝王部 肅慎貢白雉 來遠

肅慎貢白雉 來遠

來遠

來遠

來遠

獻吉光毛裘

武帝天漢三年西

域國王獻吉光裘

齊王芳即位西域重譯獻火浣布

火浣以示百寮

詔大將軍太尉臨試以示百寮

增德禮形則遠者來格

唐魏徵言

脩政事則遠

人來歸宋呂蒙

民既安利則人斂衽而至

以德懷

遠以惠利民則遠人之歸可立而待

宋張齊賢言殊方異

俗相率向化宋趙普言

懷荒振遠諭以賞格

宋太宗時楊億議棄靈州

遠人來歸宜有旌異明成祖諭

與民休息遣使往來

聲教遠被自當來賓

脩文德以來遠無鈍兵

而挫銳宋太祖時

示綏懷萬國之心用駕馭四彝

之策上同

垂天覆之仁假來王之便宋真宗時不

使北面則遠方何所瞻仰

唐高祖時高麗貢方物帝欲讓而不臣温彦博曰遠東本

箕子國漢元菟郡不使

二歲一進此非所以來遠人

宋神宗時令洮河諸國限二歲一進

王會圖唐太宗時遠方

朝貢其眾服裝詭異命顏

西州程宋太宗太平興國

貢太宗以遠人輸誠遣王延德使焉

仙晨帝所隋煬帝

東都以外國朝貢踵至悉召天下奇倡怪伎大陳端門

玉帛風雲

道被服光麗塵邸皆供帳池酒林哉在所

玉帛風雲

明永樂時上幸東苑觀擊毬射柳聽文武羣臣外國朝

晉武帝焚雉頭裘唐魏徵語

葱嶺以東皆奉貢贄唐高祖

西域諸國來朝獻地隋煬帝

帝王部

崇鑑類編卷五十三

來遠

諸蕃畢集洛陽

上同

四國扈從東封

唐明皇封泰山新羅百濟僂羅

倭四國畢赴

不受康國內附

唐太宗時康國求內附上謂招來絕域靡費百姓謝不受

交趾獻前貢物

元世祖將征交趾丞相不忽木曰不

自新則不煩兵而下矣帝從之於是交趾感懼

大小

遠邇悉奉琛幣

東逾遼水重譯來附

西南極遠之

國俱來朝受封爵

明成祖

淵鑑類函卷五十三

淵鑑類函卷五十四

帝土部十五

用賢責躬

增崇儒

勤勞

務農

用賢一

原管子曰昔黃帝得蚩尤明乎天道得太常察乎地利得青帝辨乎東方得祝融辨乎南方得大封辨乎西方得后土辨乎北方黃帝得六相而天下化左傳曰舜舉八凱使主后土以撥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論語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孔安國注禹稷契皋繇伯益帝王世紀曰禹納禮賢人上沐三握髮一

帝王部

淵鑑類函卷五十四

用賢

食三起 尚書曰高宗夢傳說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
右命之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作
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若歲大旱用汝作
霖雨 帝王世紀曰文王敬老慈幼晏朝不食以延四
方之士是以太顛閔天散宜生南宮适之屬咸至是為
四臣 毛詩曰棫樸文王能官人也芄芃棫樸薪之類
之毛萇注曰芃芃木盛也棫白桤也山木茂盛萬民得
而薪之喻賢人衆多國家得用蕃興也 武王曰予有
亂臣十人亂理也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
榮公太顛閔天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也 管

子曰桓公在蕭管仲隰朋見忽有二鴻飛而過公歎曰
寡人有仲父猶飛鴻之有羽翼 漢書曰高帝云夫運
籌於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
百姓給饋餉吾不如蕭何運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
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
也 班彪王命論曰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英
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 漢
書曰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不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
主父而歎息羣士慕向異人並出小式拔於芻牧弘羊
擢於賈豎 增通鑑曰漢昭烈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

有水也 又曰晉時海內大亂江東差安中國士民避
亂者多南渡江鎮東司馬王導說琅邪王睿收其賢俊
與之共事於是辟椽屬百餘人刁協卞壺陳頽庾亮等
皆與焉 又曰周顛奔琅邪王睿桓彝亦避亂過江見
睿微弱謂顛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求全而單弱如此
將何以濟既而見王導共論世事退謂顛曰向見管夷
吾無復憂矣 又曰秦以王猛為相猛剛明清肅善惡
著白放黜尸素顯拔幽滯勸課農桑練習軍旅官必當
才刑必當罪秦國大治 唐書曰太宗嘗曰貞觀以前
從我定天下間關草昧元齡功也貞觀以後納忠諫正

朕違為國家長利徵而已 又曰太宗為天策上將軍
下教以杜如晦等並以本官為學士凡分三番遞宿於
閣下號十八學士 又曰帝召馬周未至使者四輩敦
趣及謁見與語大悅詔直門下省 又曰帝嘗曰朕官
必以才不者雖親若襄邑王神符不妄授若才雖仇如
魏徵不棄也 通鑑曰明皇謂盧懷慎曰朕以天下事
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耳 又曰姚崇宋璟相繼為相
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
稱姚宋他人莫得比焉 唐書曰德宗時外雖有宰相
主大議而陸贄常居中參決時號內相 又曰憲宗以

裴垪爲學士時李絳崔羣與同列又擢韋貫之裴度知制誥李夷簡御史中丞皆踵躡爲輔相自它選任罔不精明以成元和之治 宋史曰天子英武樂延天下奇才而尤禮文士扈載與張昭竇儼陶穀徐台符俱被進用 又曰太宗厲精庶政注意輔相以李昉舊德亟加進用繼擢呂蒙正張齊賢迭居相位復進賈黃中俾參大政而四臣將順德美脩明庶政以致承平之治 通鑑曰太宗嘗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 又曰真宗問李沆治道所宜先沆對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 宋史曰仁宗時晏殊爲相殊平居好賢

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皆出其門及爲相益務進賢材而仲淹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帝亦奮然有意欲因羣材以更治 又曰仁宗用文彥博富弼爲相詔百官郊迎范鎮曰隆之以虛禮不若推之以至誠近制兩制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間見是不推之以誠也願罷郊迎除謁禁則於御臣之術爲兩得矣 又曰富弼與文彥博並相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於朝帝微覘知之以語學士歐陽脩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豈若今日人情如此哉 元史曰仁宗即位召世祖朝諳知政務素有聲望老臣平章程鵬飛董帝王部

洪鏡表四卷五十四
四
士選太子少傅李謙左丞郝天挺廉訪使程鉅夫等詣
闕同議庶務通鑑曰元仁宗嘗曰回回以寶玉鬻於
官此何足為寶惟善人乃可為寶善人用則百姓安
又曰元英宗以拜住為相謂之曰乃祖木華黎佐太祖
安童相世祖卿念祖宗令聞豈不盡心拜住再拜曰臣
畏天下事大識見有未盡年少不克負荷無以報聖恩
耳通紀曰明太祖下婺州胡大海薦青田劉基浦江
宋濂龍泉章溢麗水葉琛太祖遣使以書幣徵之至建
康入見命有司創禮賢館處之又曰仁宗即位進蹇
義少傅楊士奇少保楊榮太子少傅金幼孜太子少保

並兼職如故內閣位進三孤始此士奇等旬月間自五
品超遷至一品臣子恩遇至此極矣又曰仁宗賜蹇
義楊士奇勅內有云書曰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
食自古君臣相遇難矣往績惟茂永終是圖又曰孝
宗經筵畢召內閣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至文華殿取
羣臣奏本付溥等商議以次陳奏從容顧問擬議停當
然後批答又曰劉大夏嘗召入內廷奏事至御榻前
上轉視左右即近侍內臣皆退避不與聞也又曰都
御史載瑞以疾求退不得一日上召劉大夏議事因奏
及之曰珊恐微誠不能動天令臣見陛下日為彼申達

下情上曰卿去說與珊朕以天下事推誠付託猶家人父子也太平未兆何忍舍我而先歸乎

用賢二 求賢 優賢附

原賢者國家之器用 欲霸王者託於賢 說苑 百僚師

師百工惟時 書 萬邦黎獻共惟帝臣 書 所寶惟賢

則邇人安 書 任天下智力 魏志 以聖賢者為牧上賢

下不肖 周書 貴人而賤祿 禮記 善人在上國無幸民 左氏

禹稱善人進不善人遠 禮記 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禮記 能

用善人民之主也 並左氏 任能 禮記 使能 禮記 任才

尚計 吳志 知人拔善 虞預晉書 或以言揚或以德進 禮記

任賢得人 表後漢 舉不失德 左氏 拔奇取異不問僕隸

漢武帝 取士於賢不拘卑賤 陸凱表 唯其任也何賤之

有 左氏 急賢甚於飢渴用人速於順流 論 收天下之

傑 管子 朝九州之俊 桓譚新論 收禮名豪 晉中興書 網羅羣

彥 潘岳 探海出珠舉網羅鳳 羣士慕嚮俊傑來仕 曹植

杖策北渡 東觀漢記 鱗集帝宇 曹植 迎龍鳳於廊廟 抱朴子

登俊又於壠畝 王粲七釋 林無被服山無韋帶 張景陽七命

藜林之下無愁士江河之畔無隱夫 劉向 河濱無洗

耳之士 曹植七啟 淵藪無不收之歎 傅亮七謨 高宗夢傅說

書 文王見呂尚 伊中候 以幣聘伊尹 孟子 設壇拜韓

帝 王部 用賢

信漢書呂尚牧渭濱樂道出獄吏後漢書拔足揮洗

捐酈生之說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班彪王命論二老

歸周四竒入漢揚雄舜駕五龍漢鼓六翮抱朴子漢用

三傑漢書魏基五雋葛諸子使四面從五聖黃帝顓頊

年十五而佐黃帝帝嚳年十五而佐帝顓頊鬻子黃

帝舉風后力牧史記舜左禹而右臯陶大戴禮使少皞

主金使祝融氏主火越記以句龍為后土命重氏

為南正古史考分命羲仲宅隅夷申命羲叔宅南交

分命和仲宅昧谷申命和叔宅幽都尊任伯禹

尊顯之官書處羣臣之上亮表分掌四方各如已

視帝紀輔佐不阿淮南子智竭其策漢書勇奮其威

虞丘壽王論同心同德書同德度義左氏得力牧而為

五帝先漢書得咎繇而為三王祖漢書舉后稷民

除四死謂饑寒問鬻子民得四生詳帝治十夫帝翼

九才亂武七順五賢興邦二八登帝魏文與曹洪書

爪牙信布腹心良平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將相則

張安世趙充國並漢書野無遺賢萬邦咸寧俊民用

章家用平康書寅亮天工並書佐化於外帝王世紀其惟

吉士相我國家既獲仁人祇承上帝格于皇天

格于上帝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並書藹藹王多士

萋萋臣盡力爾雅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邦

家之光公侯干城公侯腹心維申及甫維周之

翰並詩衛青在位淮南不敢謀漢書子曰有疏附子曰

有奔走子曰有先後子曰有禦侮詩如石投水河

潤九里東觀冀得其澤并子魚有水蜀志鳳有翼杞

梓皮革自楚往也左氏天下之士多就之孟子俊又在

官罔匪正人書六官之長皆民譽左氏元首明哉

股肱良哉股肱喜哉元首起哉書鳩彼晨風鬱彼

北林翩翩其羽亦集爰止振鷺于飛南山有臺

北山有萊肅肅兔罝椽之丁丁無怨無惡率由羣

匹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並毛詩增選舉英才無拘

定制漢胡英能承風俊又咸事後漢書拔巖徒以為

相載釣叟而師之晉虞預鑒嗇夫捷給之對思絳

侯木訥之功漢韋彪聖主賢臣世以致理漢胡廣天下

喁喁仰其風采廟堂納其高謀疆場宣其智力

帷幄容其謇辭舉措稟其程式並後漢書用人當用其

所長元許衡用賢轉石漢劉向用君子則治元世祖時

篤皇太子遣人問疾問治道希憲各曰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人主用忠良久益

治用邪佞一日多矣唐楊嗣復抑奔競而崇恬靜庶幾有

難進易退之人宋王曾隆禮貌以尊賢而用之未盡宋杜

用賢

範 十倍此以待天下士猶恐不至元世祖置集賢館命阿魯渾薩理領

之士應詔者盡命館穀之凡飲食供帳車服之盛皆喜過望有信於官微者欲陰敗其事故盛陳所給廩餼於

內冀帝見之帝果還而問焉對曰此一士之日給也帝怒曰汝欲使朕見而損之乎十倍此以待天下士猶恐不至况欲

損之乎 知人堯舜猶病唐李 用賢人主之事李

昉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人請是 召諸賢於散地宋

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於上 一時譽望收召略盡宋理

宗二十六年躬親政事收 大者為棟梁小者為榱桷宋

攬威柄召諸賢於散地 御極以來親擇羣才宋

宗 惟賢是咨士皆在朝廷唐文 設此待天下賢士宋

唐曹確曰太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 非敢望拔十

二謂房元齡曰朕設此待天下賢士 得五宋 謂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為致治之具矣

其為我博選賢士朕將用之唐文 此名臣也朕將用

之 宋太宗飛白書向敏中及張詠二名 有德老儒請

付中書曰此二人名臣也朕將用之 徵用之元 英宗時拜任言前集賢待講學上趙居信直

適副 朕且大用宋 陳康伯除吏部尚書宰臣議用

朕心 布衣不次進用周 世宗好拔英俊有自布衣 下列實

諸要途宋 范純仁曰太祖用呂餘慶太宗用王禹 宰

相豈盡由科第周 世 宰相須用讀書人宋 太

礪溪宋 太宗曲宴後苑釣魚詩有云欲飲金鉤 寓意

予前席真 宗時楊億在告上遣中使致太醫視之億拜 渴想

注想元老唐 文宗上已宴羣臣曲江以裴度 渴想

帝王師宋 真宗時楊億在告上遣中使致太醫視之億拜

渴想

渴想

渴想

渴想

儀刑

宋神宗以安石為欺復召馮京知樞密院京

猶

恨致用之晚

宋太宗於呂端驟被致用之晚

致太平必斯人

旦

嘗奏事

退真宗曰送之曰

自舉無先容

唐太宗曰古

不因介紹若張行成

非由左右言

宋英宗以唐介為

朕自舉之無先容也

聞其彊幹召還

張詠在蜀太宗

用脚非由左右言也

惜閒卿於彊健時

辛次膺拜御史中丞朝德

直學士

受命而來喜於得賢

褚亮事薛舉舉滅秦王謂

健時

方美官缺每欲用卿

曰寡人受命而來喜於得

宰相議無及

漢高佐命出自亡秦

光武得賢亦資

者朕為卿恨

齊桓忘管仲之奢僭而錄其匡合之大謀

暴莽

漢高舍陳平之醜行而取其六奇之妙算

晉書

左禹

右臯陶不下堂而天下治

類經編

夏禹得臯陶為三王

祖齊桓得管仲為五霸長

唐太宗

帝定禍亂而房杜

不言功

王魏善諫而房杜讓其直

英衛善兵而房

杜濟以文

唐書

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元齡 兼

資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靖

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

不如彥博

濟繁治劇衆務必舉臣不如胄

以諫諍

為心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徵

至激濁揚清疾惡好

善臣於數子有一日之長

唐王

汝得象殊重慎微密

章得象

昌朝儒者學問該洽

賈昌

惟汝仲淹汝誠

晏殊

帝王部

用賢

予察

范仲淹

予晚得弼予心弼悅富弼

曰衍汝來汝予

黃髮

杜衍

予早識琦琦有奇骨韓琦

惟脩惟靖立朝轍

轍

歐陽脩

素相之後舍忠履潔王素

襄雖小官多聞

予徹

蔡襄

仁宗朝杜衍韓琦為太子中允直集賢院

而章得象晏殊賈昌朝范仲淹富弼及琦同時執政歐

陽脩余靖王素蔡襄並為諫官石介作慶曆聖德詩

大臣忠厚如王曾

清純如張知白

剛正如魯宗

道

質直如薛奎

英宗時司馬光言

冰鑑則有王恕彭韶

練達則有馬文升劉大夏

老成則有劉健謝遷

文

章則有王整丘濬

刑憲則有閔珪戴珊

明孝宗朝

原求

賢帝咨四岳

明敷仄陋

敷求哲人

勤於求賢

旁求俊彥

並書

開求賢之路

求賢如不及

漢書

我

求懿德

詩

無幽不求

天賜賢人

夢帝賚良弼

並書

興能進賢

周書

舉賢

舉佚民

書

贊傑俊

月令

聘名士禮賢者

月令

舉賢良文學

漢書

舉爾所知

論語

枚卜功臣

聿求元聖

下民其咨有能俾乂

有能

奮庸熙帝之載

並書

一饋七起

詳勤勞篇

一食三起

帝王世紀

方欲興文武

每食未嘗不在鉅鹿

漢書

仰山

董子

側席

後漢

障賢者死

尸子

擢天下之士

騷然而至

甯戚對齊

公桓

漢

拂巾衽褐以企旌車

晉郗詵

白駒皎皎不離風塵

對齊

東帛芟芟榮高物表

唐蕭至忠疏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帝王部

帝王部

用賢

三人並行必有我師漢舉孝廉詔 旁求四方以招賢俊

孔融薦禰衡表 求賢暫勞垂拱承逸任昉 束帛未賁於丘園

蒲輪頓轂而不駕晉虞預上言 比下詔求賢 又搜逮

所遺唐德宗 豈借才異代治今日之天下唐李絳言 天生

賢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宋崔與之 止得求名文士 難

得有道賢人唐關播謂德宗曰陛下求賢又使舉薦然

得之求名文士辭曰陛下求賢又使舉薦然 何以副求賢之意金世宗謂宰臣曰朕在位日

選邪 何以副求賢之意淺未能備識臣下賢否全賴

卿等盡公舉薦今六品以下殊 思得賢士寤寐不忘

之人材何以副朕求賢之意 因民望而並招之

世宗又曰思得賢士寤寐不忘自今朝臣出外即令

體訪職官及草萊之士可以助治者具姓名以聞

遺逸皆見旌異宋理宗親總庶政

理宗時臣寮多乞召還魏了翁 搜訪山林隱逸之士

真德秀上因民望而並招之元阿魯渾薩理勸世祖治

元英 招致山澤道藝之士天下必用儒術宜招致山

澤道藝之士以備任使帝嘉納 分行十道旁求隱逸

之遣使求賢置集賢館以待之 分行十道旁求隱逸

召辛 奉詔求賢元程鉅夫奉詔求賢江南帝素聞趙

次膺 奉詔求賢孟適葉李名密論必致此二人即位立

又薦趙孟頫等二十 求賢三十年元世祖嘗謂朕求

餘人帝皆擢置臺憲 求賢三十年賢三十年惟得實

漢卿及李 勞於求賢然後成無為之治 樂於忘勢

乃能致難進之賢明吳宗聘處 求賢圖治宵旰皇皇

羣賢偕來布列在位明宣宗 原優賢就賢體遠

尚有德禮 尊有術書 聖人養賢 大烹養賢呂勿

帝王部 淵鑑類函卷五十四 用賢

禮下賢者

史記

外禮宰相

漢書

待以殊禮

東觀漢記

待以

師禮

樊英傳

待以客禮

楊彪云

天子交匹夫

孟子

周公

下白屋

家語

五耦而式

大戴禮

三顧於廬

蜀志

軒轅膝

行

莊子

文王趨拜

上親執轡

書

釋旒繫鞅

帝王世紀

攬履

拜於牀下

德詳帝

每為之拜

魏志

不冠不見

漢書

攬履

而起

邢原傳

遂至車前

書

引登御牀

世說

唆邀入輿

為掘新井

管子

為設虛坐

吳志

子陵俱卧耳

晉書

式

商容廬

帝王世紀

君其力就會

魏志

終祿其身

嵇康高士傳

式

封比干墓

書

載自臨喪

帝王世紀

增急登賢之舉

虛降

降

已之禮

後漢書

加隆崇之恩極養賢之禮

漢郎疏

唯恐

禮之不重

晉皇甫謐

遇士無禮不可以得賢

淮南子

側席

以求

光武側席

下車而揖

光武嘗出南郊嚴遵曳長

降寢殿

王景略有王佐才符堅傾

降寢殿

而揖

傾身禮之

身禮之以為股肱羽翼

尚書奉引

延問得失

後漢書

引至卧内

唐太宗嘗

見必

設壇席

魏徵至卧

賜坐詢事

宋真宗時神放見於

入屏不趨

贊事不名

宗嘗

見必

為興

去輒臨軒以送

唐明皇崇政殿賜坐詢事

入屏不趨

贊事不名

宗嘗

見必

見必

見必

漢明帝

以輩行呼而不名

唐陸贄始入翰林年尚少

賜延年杖

魏文帝引故漢太

勅賜尚書

帝延年杖

勅賜尚書

勅賜尚書

於包咸

錫以几杖

漢包咸

賜延年杖

魏文帝引故漢太

勅賜尚書

帝延年杖

勅賜尚書

勅賜尚書

名而不

錫以几杖

漢包咸

賜延年杖

魏文帝引故漢太

勅賜尚書

帝延年杖

勅賜尚書

勅賜尚書

詔曰

乃祖以來世著名節年過七十行不

帝延年杖

勅賜尚書

帝延年杖

勅賜尚書

勅賜尚書

勅賜尚書

勅賜尚書

帝

帝

帝

帝

帝

帝

帝

帝

帝

帝

祿漢明帝東巡過任城幸鄭均御書得賢頌宋虞允

密使復為四川宣撫太上御書聖解衣衣之唐德宗

覆以禴袍幸綬為翰林學士帝嘗幸其院幸妃從會

褰以祀蜀禴庭為納陛宋真宗每見呂端肅然拱揖

廷陞峻特鄉改旌賢宋仁宗改王曾

崇儒一

增通鑑曰漢武帝即位首舉賢良方正親策於庭得董

仲舒策天子嘉之於是罷黜百家俾學者知尊孔氏

又曰上雅尚儒術使使東帛加璧安車駟馬以迎申公

又曰詔禮官勸學興禮以為天下先於是丞相弘等

請為博士置弟子復其身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

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上從之自是公卿大夫士吏

彬彬多文學之士矣 又曰宣帝時張敞上疏勸上游

心帝王之術太平庶幾可興 司馬光曰光武紹恢前

緒征伐四方日不暇給乃能敦尚經術賓延儒雅繼以

明章適追先志臨雍拜老橫經問道自公卿大夫至於

郡縣吏咸選經明行脩之人是以教立於上俗成於下

通鑑曰晉南渡初征南軍司馬戴邈請篤道崇儒以

勵風俗從之始立學 又曰晉范甯好儒術嘗謂王弼

何晏蔑棄典文幽沉仁義以至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遺

風餘俗至今爲患 又曰齊高帝問爲政於參軍劉瓛
對曰政在孝經凡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者皆是也
陛下若戒前車之失加以寬厚雖危可安循其覆轍雖
安必危齊主歎曰儒者之言可寶萬世 又曰魏顯祖
好讀書手不釋卷在輿據鞍不忘講道又好賢樂善李
冲李彪王肅等皆以文雅見親制禮作樂蔚然有太平
之風焉 唐書曰貞觀六年詔罷周公祠以孔子爲先
師盡召天下惇師老德以爲學官 又曰張復穎高祖
鎮太原引爲客以經授秦王及即位召見帝從容曰今
日弟子何如復穎曰昔孔子門人三千達者無子男之

位臣翼贊一人乃王天下計臣之功過於先聖帝笑曰
朕昔受大誼於君今尚記之復穎頓首謝曰陛下乃生
知臣叨天功爲已力罪也帝大悅 又曰高宗顯慶中
劉祥道陳六事其一曰唐有天下四十年未嘗舉秀才
請自六品以下至草野審加搜訪無令赫赫之辰斯學
遂絕 又曰明皇尊尚經術開館置學士脩太宗之政
皆張說倡之 又曰明皇爲太子時褚無量侍讀翼
善記以進厚被禮答及即位以耆老隨仗聽徐行又爲
設腰輿許乘入殿中 宋史曰太祖復以實儀爲學士
嘗召草制儀至苑門望見帝岸幘跣足而坐却立不肯

進帝索冠帶召入儀遂言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若此恐豪傑聞而解體也帝斂容謝之又曰太宗留心儒術貢生皆臨軒覆試又曰太宗令以儒行篇刻於版印賜近臣及新第舉人又曰真宗謂陳彭年曰儒術汙隆其應實大國家崇替何莫由斯故秦衰則經術道息漢盛則學校興行其後命歷迭改而風教一揆有唐文物最盛朱梁而下王風寢微太祖太宗丕變敝俗崇尚斯文朕獲紹先業謹遵聖訓禮樂交舉儒術化成實二后垂裕之所致也又君之難在乎聽受臣之不易在乎忠直彭年曰陛下聖言精詣足使天下知訓

伏願躬演睿思著之翰篇真宗爲崇儒術爲君難爲臣不易二論示之彭年請示輔臣刻石國子學焉又曰上方興起道術令邢昺與張雍杜鎬孫奭舉經術該博德行端良者以廣學員又曰仁宗即位宰相請擇名儒以經術侍講讀乃以孫奭爲翰林侍讀學士嘗畫無逸圖上之帝施於講讀閣又曰渡江以來進退合義以胡安國尹焞爲稱首又曰周必大除秘書少監兼直學士院兼領史職鄭聞章草必大制上改竄其未引漢宣帝事必大因奏曰陛下取漢宣帝之言親制贊書明示好惡臣觀西漢所謂社稷臣乃鄙朴之周勃少文

之汲黯不學之霍光至於公孫弘蔡義韋賢號曰儒者而持祿保位故宣帝謂俗儒不達時宜使宣帝知真儒何至雜伯哉願平心察之不可有輕儒名上喜其精洽欲與之日夕論文通鑑曰周必大薦朱熹為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要於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慎勿復言熹曰吾平生所學唯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又曰寧宗即位召朱熹為煥章閣待制初黃裳為嘉王府翊善光宗諭之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謝曰若欲進德脩業追跡古先哲王則須尋天下第一等人乃可帝問為誰裳以熹對及彭龜年為嘉王府直講及

即位趙汝愚薦之召入經筵宋史曰理宗即位杜範上言召用名儒發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學有好議論者乃從而詆訾訕笑之陛下一惑其言即有厭棄儒學之意此正賢不肖進退之機天下安危所係通鑑曰理宗贈朱熹太師封信國公熹子工部侍郎在入對言人主學問之要帝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也宋史曰理宗淳祐元年詔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真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裏渾融使大學語

孟中庸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於世朕每觀五臣論著啟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官列諸從祀以示褒獎之意 宋史贊曰宋嘉定以來正邪貿亂國是靡定理宗繼統首黜王安石廟從祀升濂洛九儒表章朱熹四書丕變士習身當季運弗獲大效後世有以理學復古帝王之治者考論匡直輔翼之功實自帝始廟號曰理其殆庶乎 又曰理宗召真德秀還以為戶部尚書入見上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乃以大學衍義進復陳祈天永命之說上欣然嘉納 金史曰世宗謂宰臣曰夫儒者操行清潔非禮不行以吏

出身者自幼為吏習其貪墨至於為官習性不能遷改政道興廢實由於此 元史曰憲宗時高智耀入見言儒者所學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自古有國家者用之則治不用則否養成其材將以資其用也宜蠲免徭役以教育之帝從之詔復海內儒士徭役無有所與 通鑑曰元楊惟中用師於蜀獲姚樞始重經學乃建書院以許衡為國子祭酒 又曰元仁宗謂侍臣曰朕所願者安百姓以圖至治然非用儒士何以致此設科取士庶幾得真儒之用而治道所興也 又曰有問夔夔者曰儒有何好君酷愛之夔夔曰世祖以儒足以致治命裕

宗學於贊善王恂今秘書所藏裕宗倣書當時御筆於
學生之下親署御名習書謹呈其敬慎若此且儒者之
道從之則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人倫咸得國家咸治違
之則人倫咸失國家咸亂汝慎勿以斯言亂吾國也儒
者或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然腹中貯儲有過人者
何可易視也 明紀事本末曰太祖退朝御便殿輒召
儒臣論治道 又曰屢遣使求經明行脩之士 又曰
選秀才張宗濬等隨詹事府左春坊官分班直文華殿
侍講畢進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等事兼陳古今孝弟
忠信文學才藝諸故事日以為常 通紀曰仁宗建弘

文閣謂侍臣楊士奇等曰卿等各有職務朕欲得學行
端謹老儒數人日侍燕閒備顧問可咨訪以聞士奇等
以翰林侍講王進儒士陳繼對蹇義復舉學錄楊敬等
皆命直弘文館

崇儒二

增為世儒宗

東晉初立賀循為世儒宗明

治天下匠

元太祖時夏人以善造弓見於太祖因每自矜曰國
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耶律楚材曰治弓尚須用弓
匠為天下者豈可不治耶律楚材曰治弓尚須用弓
天賜順程顯之甚喜 百代絕學之倡 宋開禧初
議賜其後皆得賜諡定自希夷發之 道學非程
氏私言 宋光宗時劉光祖言道學非程 正學遂明於
帝王 崇儒

後世黨禁既開正學遂明於後世真德秀之力為多維持三綱五常之道元

宗嘗曰儒者可尚以能維持三綱五常之道也下開濂洛道學之懿宋仁宗

臣及第賜中庸篇呂臻及第賜大學篇章此二篇風屬儒臣是已開四書之端矣上承一祖二宗之心下開

濂洛道學之懿不在是乎人主當以二帝三王為師真德秀言

儒者握持綱常如此其固元仁宗嘗與羣臣語握拳示

綱常如此其固也仁宗講學之曰所重乎儒者為其握持

每歸私第闔戶啟篋取書讀之竟日及次日臨政處決如流家人發篋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終身

誦聖言李沆為相嘗讀論語或問之沆曰沆為宰相如

誦之可也身使我稽古臨事不惑褚亮蕭德言等哀次

經史百氏帝王所以興衰者上之帝曰使我稽古臨事不惑者公等力也勵志講學緬懷

典刑熹太宗贈朱初登大寶招徠耆儒劉光祖疏

道崇儒以勵風俗晉元帝時崇禮儒臣講求治道宣

士奇等宜近師儒宋仁宗時王曾以帝初即位宜近

褒表老儒理宗初立詔儒林舊德宋趙師民在經

補外帝自寫詩寵尊寵儒臣曾公亮擢天章閣待制

服仁宗面錫之曰朕自講渴於相見胡安國入對高

席賜卿所以尊寵儒臣也渴於相見胡安國入對高

為累詔不至從容咨訪熙寧初呂公著薦程顥為太

從容咨訪正午始見每退必曰頻求對欲常史裏行神宗

儒者逢辰之幸景德二年大備斯乃儒者相安童請令

喜曰國家雖尚儒術非儒臣入省議事元世祖時右

四方無事何以及此崇儒

帝五部

崇儒

崇儒

儒臣姚樞等入 白衣對崇政殿 景祐初更定雅樂詔

胡瑗授校書郎 就寢起讀終篇 孝宗時朱熹投匭進

終 咨時務訪治道 明太祖進攻婺州由寧國道徽州

道 北面立而問道 周主養老於太學 當用經術明

於大誼 漢昭帝曰公卿大臣當 館閣之職文史為先

宋孝宗時呂祖謙除直秘閣時方重職名非有功不除

謙所進採取精詳有益治 果才而賢雖白身亦用

道故以寵之可即命詞 儒士成材者請擢任之俾學者有所激勸帝曰卿言是

也自今勿限資級果才 盡令讀書知為治之道 宋太祖

武臣盡 天子禮樂之司 唐中書舍人陸堅以學士供

令讀書 擬太盛無益國家議白罷之

張說聞之曰古帝王功成則有奢滿之失今陛下崇儒

向道躬自講論延置豪俊則麗正院乃天子禮樂之司

所費細而所益者大陸生 翰林深嚴之地 宋太祖曰

蓋未達邪帝知遂薄堅 翰林深嚴之地 翰林深嚴

之地當得宿儒處之范質等曰竇叢清介重厚然已自

翰林遷端明矣帝曰非斯人不可處禁中卿當諭以朕

意 詳明禮樂 博涉典墳 為儒學之宗師 乃薦

紳之領表 周世宗留 闡揚文治 儒學嚮臻 周巖

廊以聘隱淪 盛科選以來才彥

勤勞一

原 抱朴子曰黃帝生而能言役使百靈可謂天授自然

體之者猶復不敢端坐而得道故陟王屋而受丹經到

鼎湖而飛流珠登崆峒而問廣成之具茨而事大隗適

帝王部 尚書頁為卷五十四 勤勞

東岱而奉中黃入金谷而諮子心論導養而質元素二
女精推步則訪山稽力牧講占候則詢風后著體診則
受雷岐審攻戰則納五音之策窮神姦則記天澤之辭
相地理則書青烏之說救傷殘則綴金冶之術故能畢
記秘要窮盡道真遂升龍以高濟與天地乎罔極 史
記曰黃帝代神農諸侯有不從者從而征之未嘗寧居
東至海登桓山及岱宗西至崆峒登雞頭南至江登熊
湘北逐獯粥合符釜山而邑於涿鹿之阿遷徙無常行
以師兵爲營衛 帝王世紀曰堯命禹以爲司空繼鯀
治水乃勞身涉勤不重徑尺之璧而愛日之寸陰手足

胼胝故世傳禹病偏枯足不相過至今巫稱禹步是也
淮南子曰禹之趨時冠掛而不顧履遺而不取 又
曰禹沐淫雨櫛疾風決江疏河鑿龍門闢伊闕乘四載
隨山刊木平治水土定七百國 鬻子曰禹飯一饋而
七起曰吾不恐四海之士留於道路也恐其留吾門也
是以四海之士皆至禹當朝廷門可以羅雀 符子曰
禹讓天下於奇子奇子曰君言佐舜勞矣鑿山川通河
漢首無髮股無毛故舜也以勞報子我生而逸不能爲
君之勞矣 通鑑曰周宣王嘗晏起姜后脫簪於永
巷待罪王於是勤於政事早朝晏罷卒成中興之治

帝王部

勤勞

勤勞

又曰漢武帝時太子每諫征伐上笑曰吾當其勞以逸遺汝 又曰宣帝興於閭閻知民事之艱難及親政事勵精爲治 唐書曰太宗問房元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對曰文帝勤於爲治每臨朝或至日昃衛士傳餐而食亦勵精之主也上曰文帝不明而喜察事皆自決不假羣臣羣臣既知主意惟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能諫爭 又曰憲宗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昃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恐上體倦求退上留之曰朕入宮中所與處者獨宮人宦官耳故樂與卿等共談爲理之要殊不知倦也 又曰文宗恭儉儒雅出於天性嘗讀太

宗政要慨然慕之及即位銳意於治每延英對宰臣率漏下十一刻 又曰唐制天子以隻日視朝文宗命輟朝放朝皆用雙日凡除吏必召見訪問觀察其能否故太和之初政事脩飭號爲清明 宋史曰太宗孜孜爲治每御長春殿視事罷復即崇政殿臨決日昃未遑御膳謝泌言請自今長春罷政既膳後御便坐不報 又曰真宗嘗謂邢昺鄭注禮記世子篇云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朕以爲本經指意必不然且夏禹焦勞有元圭之賜而享國永年若文王憂人之心不自暇逸縱無感應豈至虧損壽命邪 又曰孝宗清燕每

訪政事曰朕每厭宦官女子之言思與卿等款語欲知
朝政闕失民情利病 又曰嘉定間范鍾為崇政殿說
書進對帝曰仁宗時甚多事鍾對曰仁宗始雖多事乃
以憂勤致治徽宗始雖無事餘患至於今日帝悅 通
紀曰明太祖諭侍臣曰朕即位有年常常勤勵自勉待
旦即臨朝晡時而後還宮夜卧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
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即為憂惕或量度民事有當速
行者即次第筆記待旦發遣

勤勞二

原惟德之勤 克勤于邦 與民用勤 勤思勞體

勤而禮下 勤于吏事 祇勤于德夙夜弗逮 文王

既勤止我應受之 自強不息 勞謙匪懈 憂民救

水越絕 閔不容息 禹愛惜寸陰帝王世紀 湯不棄尺日

晝決獄 夜理書 夜不暇寢 夜分而寢 不懈

于位 政事簡心 惟德日新 萬邦惟懷 不僭不

濫不敢怠遑 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過門不入冠掛

不顧砥柱銘 荷鍾戴笠 櫛風沐雨 簪墜不顧 身

執畚鍤 自操耰耜 盡力溝洫 夫負婦戴 燒不

暇拂濡不給旋史略 手不生爪脛不生毛 股無趺脛

無毛 手生重繭 脛無候朝 身親其勞 肌色奸

帝王部 勤勞

黜舊勞于外 其勤王家書 昧旦不顯後世猶

怠 艱難險阻備嘗之矣傳 此陛下宵衣旰食之時

李絳對 此豈王安寢時後唐張承業謂晉王 勤心庶政日有

咨詢宋孝宗 上憂勤如此今何可不言李浩言 憂勤

於路朝之頃 切劘於廣廈之間理宗時李 索燭以

記明而即行金宣宗謂太子曰吾嘗夜思天下 未明

而朝日昃始罷明太祖 怠荒是戒厲精是圖明孝宗時

健上言祖宗黎明視朝一日奏事一次邇者視朝太

勤於聽斷四鼓即興明太祖 夜分五鼓猶閱章奏明世

脩元西內而權綱總攬

務農

務農重穀 命農勉作 並耕而食以勸農也尸

勞農勸民惟農是務國語 威戒農用國語 紀農協功

興鋤利氓 農天下之本漢書 五穀萬民之命 民以

食為天史記 不耕受其饑詩帝治 咨十二牧食哉惟

時尚書 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寅賓出日平秩東

作尚書 嗟嗟保介惟莫之春詩毛 告布於萬民說苑 乃

疆乃理乃宣乃畝 命我眾人序乃錢鎛 歲事來辟

稼穡匪懈詩並毛 明時播草木禮大戴 播時百穀尚書

率時農夫播厥百穀詩毛 初開藉田王隱晉書武帝 乃以元

日祈穀于上帝禮記乃擇元辰親載耒耜月令天子親

耕穀梁躬耕勸農風俗通天子三推月令為大田張衡

賦云藉於千畝之田潘岳為藉千畝禮記亦服爾耕

十千維耦詩躬三推月令發止千畝以帥萬國許昌

官賦云冕而朱紘禮記履文鳥佩明珠陸注神農

親耕詳帝禹稷躬稼論語耕於鉅定漢書耕於鉤

盾漢書昭紀上耕於鉤盾弄田應劭曰時帝年九歲未

增本立而太平可議農桑衣食之本元仁宗當以

脩則樂土為墟晉王農桑衣食之本論司農當以

力田為先宋辛棄疾言於孝宗曰人生在勤當以力田

甚富其貧之家南方多木作以病唐當使之耕耘織紉

農而兼并之患興貧富斯不作矣唐韓琬言貞觀永徽之

農耕作宋太祖諭慮失播種宋真宗幸太一宮大雪

之兆弟民力未充慮失播種帝謂宰相曰雪固豐稔

卿等其務振勸毋遺地利宋仁勸農桑教紡績遼太

務本業抑游手金太農月常務一切罷省唐明皇

月州縣常務宗農勞之時戒飭省事宋仁宗詔孟夏農

勸州縣省事母或追擾以妨農時宗仁母淹刑獄

以妨農務遼聖條晰勸農之績宋真宗詔舉親民之

績以為殿學校農桑之績明太祖勅中書令有司考

最黜帝王部務農

開益頁...

者降 置勸農司 宋真宗時錢彥遠疏本朝轉運使提

徒有虛文無勸農之實宜置勸農司以知州為長官通

判為佐舉清強幕職州縣官為權官先以知州為長官通

法勸課歲終農隙轉運使考核之第其賞罰 立司

農司 元世祖中統初高天錫謂丞相索羅左丞張文謙

相以聞帝悅命立司農司以天 設營田使 明太祖渡

錫為中都山北道巡行勸農使 遣巡郡縣 遣人巡郡縣凡

才為營田使諭以脩築隄 是乃妨農何

防專掌水利分巡各處 但寬其力勿奪其時 是乃妨農何

歲之豐歉民之 但寬其力勿奪其時 是乃妨農何

休戚欲周知也 但寬其力勿奪其時 是乃妨農何

名為勸 金宣宗時言者請遣官勸農至秋成考其績以

勿奪其時而已 遣官勸農至秋成考其績以

期會而已是乃妨農何名為勸 是乃妨農何

宋太宗令民推練土地之宜明樹藝之法者一人縣

補為農師闕其稅役民有怠於農務者農師察之

置田鼓 明太祖令民每村置一鼓 田家詩 後唐明宗

唐主與馮道從容問曰今歲雖豐百姓瞻足否對曰穀

貴餓農穀賤傷農因述聶夷中田家詩云二月賣新絲

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其言 豳風圖

近而易曉明宗顧左右錄其詩常以自誦 豳風圖

明宣宗得趙孟頫便殿之辭 耕夫記 明宣宗道錄其語

賦長詩一章揭於便殿又作織婦詞一篇復繪圖揭 農

作耕 織婦詞 宣宗又作織婦詞一篇復繪圖揭 農

夫記 織婦詞 宣宗又作織婦詞一篇復繪圖揭 農

桑輯要 元世祖憚倦於農桑一事 景德農田勅 宋真

丁謂等參詳刪定 農器勿算 真宗時呂夷簡初知濱

景德農田勅五卷 農器勿算 真宗時呂夷簡初知濱

所以勸力本也遂詔 旬上雨雪 州仁宗詔諸 早歲

天下農器皆勿算 旬上雨雪 州仁宗詔諸 早歲

習知稼穡 宗遼興 嘗歷外任稔知民間之事 元世祖謂

嘗歷外任稔知民間之事 元世祖謂 觀稼

於郊一歲再出躬耕籍田以先天下宋仁宗命藏微

時耕具宋高祖命藏耕具以示子孫文帝見之有慚色

不覩遺物安知先帝之命圖所歷艱難明太祖命圖

至德孫穡之艱難乎朕本農家祖父皆長者今圖

示子孫上謂侍臣曰朕本農家祖父皆長者今圖

耕夫織婦蠶女之形周世宗留心稼穡命工刻木為

采陰晴豐凶候驗之說真宗勤政恤農每雨雪不時憂

其素習田事多委曲訪之初田家察陰晴豐凶皆徧

歷農家洪武間闕成帝出視太子從行因命左右導

汝知衣所飲食不過菜羹糲飯而國家經費皆其所出故令

道中耕耒明宣宗道中見耕耒事因取所執耒三

推耕者初不知上也中官語之召觀稼於後苑宗幸

乃驚羅拜令隨至營人賜鈔曰朕作此殿不植花卉

後苑御寶岐殿觀刈麥謂輔臣曰朕作此殿不植花卉

而歲以種麥欲知稼穡之不易也又哲宗召輔臣觀

苑後饗先農於東郊高宗親饗先農於耕籍不事

虛文明太祖曰耕籍一以供乘盛一以勸農務本也朕

其生養非秉耒貴有實心明宣宗時禮部進籍田儀

制籍田率天下務農天子公卿躬秉耒謂侍臣曰先王

貴有實心耳不然二推五推何益於事斥教坊雜

伎出明孝宗即位耕籍田畢宴羣臣教坊以雜伎承應或

以此賣亂宸用田家典故率百官祀先農畢釋祭服

聽即斥去乘耒三人曲躬按犁教坊樂工執練旗夾隴謳歌

馭牛二人曲躬而乘耒三往三返如儀既畢乃坐

百和觀三公九卿助耕畢教坊前呈應用田家典故

帝王部崇寧通志卷五十四務農

田頌貞觀初太宗既耕籍岑文躬耕籍田宋仁宗命宰臣

張士遜撰

責躬

原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山崩川竭為之出次左傳

臺榭不塗馳道不除穀梁傳日有食之天子不舉左傳

罪當朕躬弗敢自赦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

罪無以爾萬方萬姓仇予予將疇依百姓有過在

予一人並尚書禹見罪人問而泣之說苑湯旱而禱孫卿

子成王思慕琴操剪爪湯截髮曹瞞傳云操常出

卒無敗麥犯者死操馬騰入麥中操曰制法而捨宮自犯之何以率下請自刑因援劍割髮以置地

寢列子云黃帝憂天下不治也避正殿鍾離意別傳山崩川竭

君為不舉左傳大荒則不舉大禮則不舉天地有災

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並周禮年不順成食無樂

禮記大稔食不兼味穀梁凡日月食令去樂四鎮五

嶽崩令去樂大怪異裁令去樂諸侯薨令去樂

大札令弛樂大災令弛樂大臣死令弛縣並周禮

山崩川竭為之徹樂左傳大札素服大荒素服大

災素服並周禮年不順成則素服素車禮記湯之救旱

素車白馬尸子云湯之救旱也素車白馬布衣身嬰

降服垂纒傳云山崩川竭增旱蝗責躬貞觀二年以

帝七部增旱蝗責躬旱蝗責躬大

救 災異責躬 宋英宗治 久旱責躬 金章宗以久旱

上表待罪詔答曰朕德有愆上天 責躬脩德 宋仁宗

示異卿等各趨乃職思副朕懷 此朕之責百姓何罪 元仁宗時京師

犯歲星又犯執 此朕之責百姓何罪 又左丞相多疾疫

法余請疏言 此朕之愆豈卿等所致 言彗星之異由臣

帝自責明 朕今聞過 朕亦當自戒 恐不免

日大雪 避賢路帝云 願 朕亦當自戒 恐不免

等不才所致 願 朕亦當自戒 恐不免

斯過 太宗 痛自悔 珪等痛自悔 王 痛自悔 答 宋吳

高宗專務脩 德痛自悔 答 上據引 答 罷市解 答 下詔罪已 宗時

臨安火 草勅引過 明仁宗命楊士奇 使知朕悔過

之意 宋高宗建炎三年以久陰下詔以四失罪 朕嘗

自思豈能無過 不可及至於不納近臣讒言不受戚里

私謁亦無愧矣朕嘗自思豈能無過過而能改庶幾

無咎省朕之過頗喜興土木之工自今不復作矣

痛自咎悔以感人心 宜痛自咎悔以感人心 帝從之故

奉天所下制書雖武人 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天變

惴惴無不感動流涕 惟德弗類未足以當天心 徽宗建

宋神宗時韓維入對帝曰天久不雨朕日夜焦勞奈何

維曰陛下憂閔早災損膳避殿此乃舉行故事恐不足

責已廣求直言 惟德弗類未足以當天心 中時日

食四月朔帝下詔責躬王觀當制有惟德弗類 將止

未足以當天心之語宰相去之乃力請外補 將止

於減膳徹樂分禱羣祀而已乎抑當外此而反求諸躬

乎 告杜範上言 意者聽納不得於理與 獄訟非

其情與 賦斂失其節與 忠言謹論鬱於上聞而阿

諛壅蔽以成其私者衆與 宋神宗以天久不雨命韓維

帝下詔 開監預為卷五十四 責躬 三

刻石記功不若下哀痛之詔 摛翰頌美不若頒罪
已之文 石晉少帝塞河決欲刻石紀功楊昭儉諫止之 惻怛愛民之政徒為
空言而百姓不被其恩 哀痛責躬之詔不著事實而
四方不以為信 宋高宗時滕康上言

戒懼一

原 呂氏春秋曰成湯之時有穀生於庭昏生至旦而大
合拱史請卜其故湯退卜者曰吾聞祥者福之先也見
祥而為不善則福不至妖者禍之先也見妖而為善則
禍不至於是早朝晏退問疾弔喪務鎮撫百姓三日而
穀亡 韓詩外傳曰昔周文王寢疾五日而地動東西

南北不出四郊有司請曰臣聞地之動為人主也今者
君王寢疾五日而地動四面不出國郊羣臣皆恐曰請
移之文王曰奈何其移之也對曰興事動眾以增國城
其可移之文王曰夫天之見妖以伐有罪我必有罪故
天以罰我也今又專興事動眾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
不可請改行重善移之其可以免乎於是遂謹其禮秩
皮革以交諸侯飾其辭令幣帛以禮俊士頒其爵列等
級田疇以賞羣臣行無幾何而疾止 **通鑑**曰漢光

武七年三月晦日食詔百僚各上封事其上書者不得

言聖 胡致堂謂光武此詔脩已格天超出百王之表 又曰明皇時日食素服

帝王部

端臨頤通卷五十四

戒懼

俟變錄因多所貸遣賑卹災患罷不急之務 又曰宋
璟上言議者直以月蝕脩刑日蝕脩德或言分野之變
冀有揣合臣以謂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止女謁放讒夫
此所謂脩德也囹圄不擾兵甲不瀆官不苛治軍不輕
進此所謂脩刑也陛下常以為念雖有虧食將轉而為
福且君子恥言浮於行願動天以誠無事空文帝嘉納
五代史曰後唐明宗廣壽殿災有司理之請加丹雘
帝喟然歎曰天以火戒我豈宜增以侈邪 宋史曰太
宗端拱元年以歲旱彗星謫見詔曰朕以身為犧牲焚
於烈火亦未足以答謝天譴當與卿等審刑政之闕失

稼穡之艱難卹物安人以祈元祐 又曰仁宗時日食
帝謂執政賈昌朝等曰謫見於天願歸罪朕躬卿宜究
民疾苦思所以利安之昌朝對曰陛下此言足以弭天
變臣敢不夙夜孜孜以奉陛下帝又曰人主懼天而脩
德猶人臣畏法而自新也 又曰英宗治平二年以兩
災詔責躬初學士草詔曰執政大臣其惕思天變帝書
其後曰雨災專以戒朕可曰協德交脩 又曰熙寧七
年春天下久旱饑民流離帝憂形於色對朝嗟歎欲盡
罷法度之不善者王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此
不足擾聖慮但當脩人事以應之帝曰此豈細事朕所

以恐懼者正為人事之未脩耳 元史曰世祖至元末
有星孛於帝座帝憂之夜召不忽木入禁中問所以消
天變之道對曰易震之象曰君子以恐懼脩省詩曰敬
天之怒又曰遇災而懼三代聖王克謹天戒鮮不有終
漢文之世同日山崩者二十有九日食地震頻歲有之
善用此道天亦悔禍海內又安此前代之龜鑑也因誦
文帝日食求言詔帝悚然曰此言正合朕意可復誦之
通紀曰洪武十三年五月雷震謹身殿大赦下詔曰
宰輔失職首除姦惡鋤根剪蔓刑戮之際不無過焉甚
非上帝好生之德今者雷震謹身殿朕甚懼焉

戒懼二

原孔甲有盤盂之戒蔡邕論云武王有戒慎之鞫呂氏春秋

大臣不可不敬小臣不可不慎禮記除戎器戒不虞

君子以恐懼脩省易乾乾夕惕東觀漢記栗栗危懼尚書

湯誥若火燄燄若殞深淵若陟深山凜乎若馭

朽索若蹈虎尾夙夜祗懼不敢荒寧明德慎罰

克慎明德恪謹天命克慎天戒並尚書天命靡

常畏天之威詩弗寧帝命罔有逸言無平不陂

無往不復易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易制治于

未亂保邦于未危天道福善書月盈則食其亡

帝王 戒懼

其亡繫于苞桑易 主不稽古無以承天東觀漢記 君不

密則失臣機事不密則害成 言出乎身加乎民易

撫我則后虐我則讐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並書

雖有周親弗若仁人 見爾前慮爾後大戴禮武王鑑銘 無

私於物惟賢是與注王弼 用其道不棄其人左傳 不親

小事穀梁 弗寶遠物 弗惟逸豫惟以亂民書 與其

溺於人寧溺於淵大戴禮盤銘曰云云溺於淵不可救也 玩人

喪德玩物喪志 厥監不遠在彼夏王書 殷監不遠

在夏后之世詩 咋舌血英雄記曹操與劉備言 覆觴不飲詳納

諫 天意丁寧以戒宋真宗將東封孫奭諫曰昔周宣王遇災而懼故詩人美其中 人君所畏

惟天宋英宗時有為帝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富弼聞而勸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

而矜之輕天下士上天見變其為是乎貞觀八年龍右山崩大蛇屢見

景公脩德彗滅事帝曰吾良無景公之過但年十八舉

亂之主莫吾若也故負而矜之輕天下士上天見變其

何得不戒 上天示戒正陛下恐懼憂勤之日魏 正

當戒懼脩身之日豈得虛受榮名金章宗 少有憂勤

足為警戒宋真宗時以西兵或用兵或至野食參知政事

帝王部 備置負為卷五十四 戒懼

游無事邪沉曰少有憂勤足為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水旱盜賊日取奏

聞曰又以為細事不足煩上聽沉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

甲兵祠祀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密禱禁庭宋英宗時跪立殿下

宋仁宗遇水旱必夙夜精心密禱於天側身脩德以應天戒禁非小變陛日慎

帝憂之同列請勅邊備呂公弼曰禁非小變陛日慎下宜側身脩德以應天戒臣恐患不在邊也

一日惟懼不終上畏皇天之鑒臨下憚羣臣之瞻仰並唐太治安則驕佚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

又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斗粟三錢一喜也邊鄙無虞二喜也治安則驕佚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

也懼賢士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

徇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

直言不聞深可畏後唐明宗時康澄疏

謀猷一

原史記曰漢興孝文施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憂異

姓而晁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鄉以諸

侯大盛而錯為之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以

弱卒以安漢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王隱晉書曰武

帝與羊祜張華謀伐吳朝士莫知也潛乃筆量虛實為

戰備孫皓面縛輿櫬降增唐書曰太宗與晉陽令劉

文靜善文靜坐李密事繫獄太宗夜就獄中見之與圖

大事因共部署計已定通鑑曰臨淄王隆基與劉幽

求等密謀匡復遂定韋氏之難 又曰肅宗問李泌今
敵疆如此何時事定對曰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因言以
兩軍繫其四將之策 宋史曰太祖夜至趙普第與普
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則我獨當
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帝
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 又曰太宗時李繼遷擾
西鄙保安軍獲其母帝欲誅之以寇準居樞密獨與之
謀準退過呂端遂告其故端乃入奏曰從來舉大事者
不顧其親况繼遷悖逆之人乎陛下今日殺之明日繼
遷可擒乎若其不然愈堅其叛心耳不如置於延州使

善視之以招來繼遷雖不能即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毋
死生之命在我矣太宗撫髀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即
用其策後繼遷卒其子竟納款請命端之力也 又曰
真宗澶淵之役畢士安與寇準合議請帝幸澶淵而議
者闕然二三大臣有進幸金陵及成都圖者準力陳其
不可堅定前計 又曰孝宗欲成高宗之志首詔經理
建業以圖進取而大臣與懦幸安計未決王阮對策曰
東南王氣鍾在建業輟而弗顧退守幽深之地如是而
曰謀國果得爲善謀乎 明紀事本末曰上謀用兵吳
漢孰先或以張士誠近富而弱宜先劉基曰不然士誠

自守寇耳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滅張氏囊中物矣太祖曰然友諒剽而輕士誠狡而懦若先攻士誠友諒必空國來救是吾疲於二寇也遂決計伐漢

謀猷二

原作事謀始

易

信誠好謀

漢書

三聖合謀

琴操

詢謀

僉同

書

其治多撥略

魏志

親入閭巷即賢人謀

谷永

謀出帷幄決勝千里

東觀漢記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

毛詩

納

五音之策

抱朴子

量敵受勝

因事設奇

東觀漢記

我取天

下可不以萬全

漢書

圖畫成敗皆從所言

東觀漢記

從命者

克捷違教者負敗

魏書

畫蚩尤像以威天下

詳武

為

烏銜書以感殷人

呂氏春秋

獨車渡河

漢書

以少敵衆

魏武

前有梅林可以解渴

世說

交馬而語不及軍事

魏武

引為謀主

唐太宗於房元齡

翊輔謀猷

明楊士奇

歎其遠慮

宋陳康伯

時避其謀

宋張方平議趙元昊請絕遼事宜賜元昊詔使之審處但嫌隙

謂梁克家

此則於西北兩得矣

議者避其謨謀

天下益服謀國之忠

宋梁克家

數陳秘書多所嘉納

唐溫大雅

謀議之際屢相可否

元世祖時王文統與張文謙並為相文統

於高祖時

元齡善於謀

如晦長於斷

兼資忠義善斷大事

宋畢士安謂寇準

沉摯有謀能斷大事

帝王部

崇熙負為卷五十四

謀猷

宋薛奎稱明鑄同心輔政日夜謀致太平宋富弼范仲淹必有嘉

謨當告之以達朕元世祖用安童為右丞相諭許衡曰安童尚幼未更事善導之汝有嘉謨

當先告之以達朕宋太宗與王濟論邊事

樞密合職中書以通謀議宋仁宗時夏人寇邊寇準張方平乞合樞密之職於中書

以通謀議帝然之遂密贊大計元世祖在開平時商挺廉希憲密贊大計

參預謀議明太祖於儒士許瑗與參帷幄大計太祖初應聘

與參帷幄密輒與議於陶安預謀帷幄動中機

會元世祖時賈昔刺參謀帷幄剖決如流房元屏語移時

親密莫知明太祖時至劉基所屏人語筆書漆簡問

答甚密明太祖於秦從龍

時詩序云時邁巡翔行穆天子傳云堯亭王

秦履南徐射魚史射蛟漢書雲蓋山海經風車

望翠蓋漢書舊儀云載青旌禮記云前有水則

則載鳴鳶前有驚獸則載登威路崔駰頌云於乘

駝貅前有象車則載虎皮駕蒼龍禮云乘鸞輅駕蒼龍

之華旗建掃霓之旌旄駕蒼龍乘鸞輅赤駟乘戎

輅駕白駟乘架龍輿紀年駕龍輿以爲過鳩鵲

文選云過鳩鵲望露寒下棠梨息宜春注曰皆宮觀名

也張揖曰此皆漢武帝建元年中所作在雲陽甘泉宮

外後我后書云後我后望君來漢書待有功諸侯

功進考制度乘兩儀郭象駕五行傅元駕象車

帝王部制監負卷五十四巡行

帝王部制監負卷五十四巡行

飾玉輅劉楨 舞九馬山海經 駕八龍楚辭 登龍舟

乘鳥舟穆天子傳 汎樓船漢武帝 浮文鷁司馬相如 求

仙人漢書 見玉女嵩高 因名山 禮名山漢書 祠魏

公漢書 問樂後史記 至朔方史記 歷鳴澤漢書 問

三老東觀漢記 饗六軍魏書 道舊故史記 問吏民漢書 在

靈囿 宴華池魏文帝 先王卜征春秋 王者應入豫章列士 省方

傳 觀風設教張衡 視典披圖 舉功行賞史記 升

觀民易 至羣玉山穆天子傳 於玉三乘載玉萬隻 周行天下春秋 巡行

大比穆天子傳 周流八丘淮南子 造於祖禰孔叢子 裕於藝祖書

邦國 歡悅吏民東觀漢記 清道案行杜預 清宮後往漢書 巾車飾路劉珍 衛

官填街漢書 舊儀衛官 雲旗逶迤離騷 羽蓋歲旻沈

乘龍西濟戴 輿服東巡 靈龜負書 鳳凰覆土

並子 舳艫千里漢書 旌旗百里魏志 西登隴首漢武帝

北出蕭關史記 東巡碣石漢書 北升孟門穆天子傳 曝

書羽陵穆天子傳 藏書策府 望祀九疑史記 望祀蓬萊

祠孔子宅東觀漢記 祭橋元墓魏武帝 登單于臺漢書

遊大樂野山海經 舍于珠澤 東遊黃澤 飲于枝詩

鷓于瑤池並穆天子傳 殺陵風雨春秋 犬戎雨雪穆天子傳

云天子北征犬戎庚寅北風雨 答王母謠穆天子傳

帝王部 巡行

西王母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為漢武帝秋風辭曰泛作秋風辭

天子謠云天子答之云云漢高祖置酒沛宮新豐起舞

濟汾河觀置酒舊宅漢高祖置酒沛宮祖載之後車從

史記過沛作歌漢高祖過沛作歌曰載之後車從

在屬車漢武王行洗乘石禮已駕僕展軫禮人皇

駕六羽神農駕六龍春秋伯萬御二龍括地穆王

駕八駿穆天子傳黃帝馭紫蚪符帝堯駕白馬略神

農出地輔春秋黃帝極天衢孫綽黃帝合鬼神帝

響通風雨韓宿崑崙之阿穆天子適昆吾之丘符

觀黃帝之宮穆天子飲丹巒之山抱朴升長松之墜

登於宜軫之鄭升於長松之墜坐鳳凰之堂聽和鳴飲左驂之血

穆天子傳曰天子渴於沙衍求飲未至七萃之飲白

士高奔戎刺其左驂之頸取其青血以飲天子飲白

鶴之血又曰天子乃遂東南翔行驅馳千里至於臣蒐

之童以洗天子之足注曰所以飲高祖自擊筑史

血益人悉力潼乳也令肌膚滑高祖自擊筑記

明帝御墳東巡北而羣鶴見漢書居山而鳳凰集

珍劉祀四岳懷百神升春山望四野穆天子秉玉戚

方玉車揚執白圭獻好錦穆天子觀舊廬祠舊宅

觀河洛受圖書帝王乘雲閣而上下揚步雕輦以

周遊沈千乘雷動萬騎龍趨張衡千乘方轂萬騎

龍翥應貞春夏乘龍秋冬乘馬大南登熊山東至

丸山史風伯進埽雨師灑道韓雲師灑路雷公驚

帝王部巡行

帝王部卷五十四

帝王部卷五十四

帝王部卷五十四

帝王部卷五十四

帝王部卷五十四

躡劉楨遠祖前驅松喬夾轂孫綽畢方並轄蚩尤居

前韓子至琅邪臺上鄒嶧山史記祭於鐵山祀於郊門

子穆天河靈驚而承旗馮夷儼其操軼劉珍吐風伯於

南北呵雨師於西東揚雄為度孟子曰吾王不遊吾何以

助一遊一豫左傳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

為招之詩以止王心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祭公謀父作

祈是以獲沒於祗宮遊海十月而不歸不歸詳遊赤水

有洛之表罔逸大禹謨罔遊于不歸詳遊赤水

十旬不返帝黃休元池穆天子傳云天子西征至於元池天子三

帝樂登荆臺楚昭王登荆臺而遊蘭臺楚襄王遊

池有風颯有遊豫之業無荒亡之行桓公再拜曰寶法

言注其無怠荒書無怠露威靈長楊賦云樂遠出

而勞軍旅本非樂佚遊春原秋補管子曰先王

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遊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豫

也注原察也不本謂不脩本務也秋為西成尚有不足者

幸昆明習水戰唐高行邊塞飭武備明宣宗九年詔

戰必危今穡事既成朕將親帥六師以幸西京宋太祖

行邊塞飭武備於是車駕出居庸關幸西京宋太祖

於南郊幸上京金世宗幸上京宴宗終南謁老

子祠唐高河決幸白司馬坂唐太宗時河溢壞陝州

之視曲阜祀孔子唐高宗幸孔子宅明幸叔梁堂

宋真宗詣文宣王廟幸叔幸孔林真問帝丘唐寶

梁統堂分奠七十二弟子幸孔林真問帝丘唐寶

帝王巡行

尚監負和卷五十四

贊封禪事與李勣皆為使高宗次漢陽問何謂賜所

帝丘德元不能對詩敬宗具道其然帝稱善賜所

過高年粟帛唐高宗所經命存問高年明成所過免

今年租賦之半唐高宗賜文武官階勳爵帛明皇如

非必有紫氣黃雲然後登封 嘉禾瑞草然後省方

宋真宗時孫奭言古者 國家無事省方以時明永樂

五載巡狩有國之事耳 朕深居九重豈不自逸但朝

夕思念保民 一幸汴梁 再幸中都明太定鼎幽

故有此行 都北巡者三明成卜遷顯陵南邁者一明世漢武

帝雎上祠明皇自東都將還京因幸并州張說見帝曰

歷代莫舉願為三農祈穀 唐太宗征遼處明宣宗五

帝從其言過祠后土乃還

近郊駐蹕雷家站召楊士奇等問曰唐太宗過此非征

遼時乎眾對曰然上曰太宗恃其英武而勤遠略此行

所喪不少帝 祭所過丘陵墳行開元五年帝將幸東

王之鑿戒也 高祖過魏祭信陵君墓孝章祠桓譚家願陛下所過名

山賢臣並詔致祭從之 奏所過地志風物真宗祀汾

地志風物故實每舍止即以奏人君一出千乘萬

騎侍衛之眾征求之廣明宣宗嘗問儒臣曰古者帝

行對曰古之君臣上下往來以通禮意至秦尊君抑臣

斯禮遂廢上曰亦時勢不同也舜時五載一巡狩一年

徧天下後世人君一出千乘萬騎百姓騷然成周十二

年一巡已與虞時不同矣若以後世侍衛之眾征求之

廣欲行時巡 即駕而西明皇在東都欲還長安裴耀

之禮難矣 冬可還李林甫陽蹇獨在後帝問之曰二都本帝王東

西宮車駕往幸何所待時假令妨農獨赦所過租可也

帝王部

月監頁為卷五十四

巡行

三

帝悅即駕而西

停封不果行

唐太宗時屢詔有事泰山皆停封不果行

畏卿遂

停耳

魏徵嘗上冢還奏曰向聞陛下有闕南之行既辦而止何也帝曰畏卿遂停耳

原天仗

仙衛

皇儀

帝容

從遊必蹕

盤遊無度

崆

峒問道黃帝之拜廣成

瑤池舉觴漢武之宴王母

增堯

以仲春之月刻玉而遊河

舜以甲子之朝披圖

而巡洛

夏后瑤臺之上或御二龍

周王元圃之前

猶驂八駿

信度

淵鑑類函卷五十四

淵鑑類函卷五十五

帝王部十六

帝功

武功

守文

中興

帝功一

原淮南子曰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

周載猛獸食精民也

精善也

鷲鳥攫老弱於是女媧氏鍊五

色石以補蒼天斷鼈足以立四極

鼈大龜也

殺黑龍以濟冀

州積蘆灰以止淫水蒼天神四極正淫水涸冀州平狡

蟲死精民生背方州抱圓天又曰黃帝治天下而力

牧太山稽輔之使強不得掩弱衆不得暴寡人民保命

而不天歲時熟而不凶百官正而無私輔弼公而不阿

帝王部

淵鑑類函卷五十五

帝功

道不拾遺市不預賈城郭不閉邑無盜賊人相讓以財
狗彘吐菽粟於道路而無忿爭之心於是日月精明星
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登熟虎豹不妄噬鷺鳥不
妄搏鳳凰翔於庭麒麟遊於郊青龍進駕飛黃伏皂飛黃
出西方其狀如狐背上有角乘之壽一千歲阜曆也諸北僖耳之國莫不獻其貢
職皆北極之夷國史記曰帝顓頊高陽氏靜深有謀疏通知
事北至幽陵南至交趾西至流沙東至蟠木動靜之物
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王肅曰砥平也四方皆平而來服屬尚
書堯典曰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
民於變時雍帝王世紀曰禹為司空功被天下棄為

后稷播時百穀契為司徒敬敷五教皋繇為士典刑惟
明倭為共工莫不致力益為朕虞庶物繁植伯夷為秩
宗三禮不闕夔為樂正神人以和龍為納言出納惟允
於是俊又在官羣后德讓百僚師師以五采章施於五
色為服以六律五聲八音協治治用之和蒸民乃粒萬
邦作乂庶績咸熙 又曰武王入殷商都置旌於商容
之廬命召公釋箕子之囚賜貝千朋命原公釋百姓之
囚歸璇臺之珠玉命南宮适散鹿臺之財發巨橋之粟
以賑貧民命南宮伯達史逸遷九鼎於洛邑命閎夭封
比干之墓命宗祀饗祀於軍微子膠鬲皆委質為臣殷

人咸喜曰王之於人也死猶封其墓况其生者乎王之於賢仁也亡者猶表其廬况其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况其復藉者乎王之於色也在者猶歸其父母况復徵之乎 史記曰文帝專以德化民是以海內興於禮義 又曰文帝斷獄四百幾致刑措 漢書曰昭帝承孝武奢侈餘弊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鹽鐵而罷榷酤尊號曰昭不亦宜乎 薛瑩漢紀曰明帝自在儲宮而聰允之德著矣及臨萬幾以身率禮恭奉遺業

一以貫之雖夏啟周成繼體持統無以加焉是以海內又安四夷賓服斷獄希少有治平之風號曰顯宗不亦宜乎 後漢書曰自中興以後逮於永元雖頗有施張而俱存不擾是以齊民歲增闢土世廣偏師出塞則漠北地空都護西指則通驛四萬豈其道遠三代術長前世將服叛懷來自有數也 **增**通鑑曰唐太宗二十一年江夏王道宗薛萬徹等招諭勅勒諸部皆願內屬上喜詔備禮告廟頒示普天已而車駕幸靈州勅勒諸部隨之上為詩序其事遂勒石靈州 又曰帝從上皇置酒故漢未央宮令賦詩起舞為樂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

也 又曰結骨自古未通中國至是入朝上謂侍臣曰
漢武帝窮兵三十餘年疲弊中國所獲無幾豈如今日
綏之以德使窮髮之地盡爲編戶乎 又曰憲宗時裴
度上言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輿疾
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
心耳 又曰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
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始盡遵約束 唐
書曰元和時帝嘗稱太宗明皇之盛欲庶幾二祖之道
德風烈 宋史曰太宗二十年間平蜀楚拓吳越所向
遂志皆推赤心以馭羣下之所致也 又曰太祖九年

正月受朔乾元殿降王在列聲明大備扈蒙上聖功頌
以述太祖平一天下之功其詞誇麗有詔褒之 又曰
仁宗銳意以太平責成宰輔數下詔督富弼范仲淹等
又開天章閣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爲者且命仲淹主西
事弼主北事 金史曰太宗滅遼舉宋即議禮制度治
曆明時繼以武功述以文事經國規模至是始定 元
史曰仁宗入清內難端拱以成太平之功文物典章號
爲極盛 通紀曰靖海侯吳禎督餉定遼至是還明太
祖曰海內悉歸版圖固可喜亦可懼禎曰陛下威德加
於四海復何憂上曰君天下者在德不在地可不懼乎

禎曰聖慮深遠臣愚不及此 又太祖贊曰帝功業益
崇愈尚簡朴訓諭羣臣自為誥勅用兵料敵機變如神
嚴於禋祀誠心愛民崇尚教化紀綱禮樂制度事物防
範靡不備具煥然可述

帝功二

原四本具即帝功立 舉而措之事業 功業赫赫
功盛德厚 功侔太古 功冠往代 濟世之功 因
時立功 戡定厥功 九鼎勒功 告厥成功 九功
惟序九序惟歌 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 順
通天下則有經營之迹 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淮南鴻烈解云

女媧陰帝佐處戲治者也三皇時天不足西北故補之 斷鼈足以立四極又云鼈大
鼈戴山下其何以安之是也 殺黑龍以濟冀州又云
黑龍水精也力牧太山稽殺之以止 積蘆灰以止滌
水又云蘆葦也生於水故積聚其 補五帝之漏目綴
三后之頽綱 表正萬邦 綱紀八極 逆氣傷民絕
止之 陰陽沈壅竅理之 拯民沈溺天子急務 剖
判太宗竅領天地 理日月之行 治陰陽之氣 嘗
百草之實定衆物之名 甄度四海 疏江橋川 平
均土地 度九州 分九州 開九州 導四瀆 植
九藪 鑿江而通九路 九河既道 九川滌源 治

梁及岐 浮濟達河 淮沂其乂 蒙羽其藝 大野

既潏 東原底平 原隰既平 泉水既清 三危既

宅 三苗丕叙 鑿昆龍 開呂梁 脩彭離 隄弱水

辟伊闕 決龍門 開玉匱 澧水東注 維禹之績

天作高山 太王荒之 奕奕梁山 維禹甸之 茫茫

禹迹 畫為九州 萬邦咸休 維王有成績 **考**功蓋天

下率土歸心 唐太宗 功德炳煥 號稱賢君 宋太宗 具著

顯庸服我成烈 韓愈 在位長久 令名無窮 遼聖宗踐阼

挈彼疲民 轉之富庶 邊烽不舉 外戶不扃 宋太宗 時趙普

言 振立紀綱 脩舉廢墜 元宗 乘百戰之勢 輯新造

之邦 遼太宗 定議歲幣 南北弭兵 真宗澶淵之役 定

兵 弭 南北講好 與民休息 金世宗 順天乘時 濟羣生於

艱難 晉蔡謨言 順天乘時 濟羣生於艱 隴蜀平後 未

嘗復言 軍旅 漢光武在兵間 久厭武事 自隴蜀平後 未

此非爾 所及 文物采章 一新 元世宗 典章文物 粲然成一

代治規 金章宗 興元聖功 唐倉部員外郎袁皓采李

憂勤機略 唐裴度纂述 蔡邕用兵 以來主上 憂勤機略

武功一 獻之請付史館 帝曰 如此 似出朕意 不許

原 大戴禮曰 軒轅與赤帝戰於阪泉之野 史記曰 軒

轅邑於涿鹿之阿 遷徙無常 行以兵師 為營衛 帝王

世紀曰黃帝有熊氏治五氣設五量及神農氏衰黃帝
修德撫民諸侯咸去神農而歸之黃帝於是乃擾馴猛
獸與神農氏戰於阪泉之野三戰而克之又徵諸侯使
力牧神皇直討蚩尤氏擒之於涿鹿之野使應龍殺之
於凶黎之丘凡五十二戰而天下大服 龍魚河圖曰
黃帝時有黃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
食沙石子造立兵杖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誅殺無道不
仁慈萬民欲令黃帝行天下事黃帝仁義不能禁蚩尤
黃帝仰天而歎天遣元女下授黃帝兵信神符制伏蚩
尤帝因使之主兵以制八方蚩尤沒後天下復擾亂黃

帝遂畫蚩尤形像以威天下天下咸謂蚩尤不死八方
萬邦皆為弭服 歸藏啓筮曰蚩尤出自羊冰八股八
趾疏首登九淖以代空桑黃帝殺之於青丘 帝王世
紀曰顓頊生於若水首戴干戈二十登帝位平九黎之
亂 又曰諸侯有苗氏處南蠻而不服堯征而克之於
丹水之浦 又曰成湯有聖德諸侯有不義者湯從而
征之誅其君弔其民天下咸服故東征則西夷怨南征
則北狄怨曰奚為後我凡二十七征而德施於諸侯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不祀湯使人問何為不
祀曰無以供犧牲湯遺之牛羊葛伯得而食之又祀

湯又問之曰無以供粢盛湯使亳民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衆要其酒肉黍稷者遮而奪之不以饗授者則殺之有一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焉湯乃興師伐葛伯天下聞之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讐也說苑曰湯欲伐桀伊尹請且乏貢職以觀夏動桀怨起九夷之師伊尹曰未可彼尚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請服入貢職明年又乏貢職桀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起伊尹曰可矣湯乃興師伐桀殘之遷於南巢尚書湯誓曰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陟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帝王世紀曰紂政彌亂殷太史向摯載其

圖書而歸周王以告於諸侯東至商郊牧野乃作木檐王韞係解五人御於前莫肯爲王係韞皆曰臣所以事君王非爲係韞也王乃釋旄鉞而係之與紂戰紂師敗績禽費仲惡來紂赴於京自燔於宣室而死二嬖妾與妲己亦自殺乃以太白旄麾諸侯入殷商都百姓咸待於郊王使告曰上天降休商人皆拜王亦答拜以兵入造紂及妲己尸王親射之三發然後下車以劔擊之周公爲司徒使以黃鉞斬紂頭懸於太白之旗召公爲司空又使以元鉞斬妲己頸懸之小白旗又曰武王四年起師而東遂率戎車至於鮪水甲子至於商郊又

曰武王修文王業東觀兵孟津爲文王木主載以車軍
中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尊遂興師渡於
河時諸侯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武
王曰未可也乃還師居二年聞紂昏亂滋甚殺比干囚
箕子太師疵少師疆微子抱其祭器而犇周於是武王
乃渡孟津伐紂師皆倒干戈以戰紂軍潰叛紂死
尚書曰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紂戰於牧野
又曰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於商郊
俟天休命樂稽耀嘉曰武王承命興師誅於商萬國
咸喜軍渡孟津前歌後舞克殷之後民乃大安家給人

足酌酒鬱

搖喜貌

典論曰孝武承四世之遺業遇中

國之殷阜府庫餘金錢倉廩畜腐粟因此有意乎滅匈
奴而得清邊境矣故即位之初從王恢之畫設馬邑之
謀自元光以迄征和四五十載之間征匈奴四十餘舉
盛餘踰廣漠絕梓嶺封狼居禪姑幕梁北河觀兵瀚海
刈單于之旗剿閼氏之首探符離之窟埽五王之庭納
休屠毘耶之附獲祭天金人之寶斬名王以千數馘酋
虜以萬計旣窮追其散亡又摧破其積聚虜不暇於救
死扶傷疲困於孕重墮殞元封初躬執武節告以天子
自將懼以兩越之誅彼時號爲威震匈奴矣東觀漢

記曰王莽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來征莽欲
盛陳威武齊集虎豹犀象奇偉猛獸以長人巨無霸爲
中壘校尉秦漢以來師出未嘗有也時漢兵八九千人
二公兵以五六十萬到遂環昆陽城作營且圍之數百
重有流星墜尋營營中正晝有雲氣如壞山直下營而
不及地尺而散吏士皆厭伏上選精兵三千人與戰大
破之殺司徒王尋赴水溺死者以萬數滎水爲之不流
張衡東京賦曰我光武忿之乃龍飛白水鳳翔參墟
授鉞四七共工是除欃槍旬始羣兇靡餘 魏志曰初
帝自許昌南征諸軍兵並進孫權臨江拒守帝幸廣陵

收城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

通鑑曰

晉太康元年杜預向江陵王渾出橫江吳人於江積要
害處並以鐵鎖橫絕之又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
拒舟王濬作大筏數十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輒
著筏而去又作大炬灌以麻油遇鎖然炬燒之須臾斷
絕於是船無所礙遂克西陵荆門諸城杜預遣周旨等
帥騎夜渡江吳都督孫歆懼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
又曰太元七年秦大舉入寇詔以謝元帥衆八萬拒
之秦將梁成等屯洛澗謝石謝元暉不敢進秦遣朱序
來說石等使降序乃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盡至

帝王部

通鑑類編卷五十五

武功

誠難與為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
彼已奪氣可遂破也元遣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
梁成阻澗為陳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成
又分兵斷其歸路秦步騎崩潰爭赴淮水死者萬五千
人石等水陸繼進秦主堅與陽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
見晉兵部陳嚴整又望見八公山草木皆以為晉兵也
秦兵逼淝水而陳元遣使謂融曰若移陳少却使晉兵
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可乎諸將不可堅欲擊晉兵於半
渡遂麾兵使却退不可復止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
矣元等引兵渡水擊之秦兵遂潰元等乘勝追擊秦兵

大敗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
皆以為晉兵也堅中流矢單騎走 唐書曰唐兵至霍
邑宋老生不出太宗從數騎傳其城舉鞭指麾若將圍
之者老生怒出背城陳高祖兵却太宗自南原馳下坂
分兵斷其軍為二而出其陣後老生兵敗走遂斬之
又曰太宗平王世充凱旋被金甲陳鐵騎一萬介士三
萬前後鼓吹獻俘於太廟高祖以太宗功高古官號不
足以稱乃加號天策上將 又曰秦王征竇建德登虎
牢城望其軍按甲不戰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度
險士囂令不肅也逼城而陣有輕我心待其饑破之果

矣日中建德士皆坐列渴飲意益怠王麾軍先登騎怒
塵大漲乃率馳出賊陣後建德軍顧而驚遂大潰獲之
又曰肅宗以廣平王俶為天下兵馬元帥郭子儀副
之率蕃漢兵十五萬收長安李嗣業為前軍元帥為中
軍子儀副之王思禮為後軍陣香積寺之北距灃水臨
太川彌亘一舍賊李歸仁領勁騎薄戰官軍囂嗣業以
長刀突出斬賊數十騎乃定回紇以奇兵繚賊背夾攻
之斬首六萬級生擒二萬賊帥張通儒夜亡陝郡翌日
王入京師老幼夾道呼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 又曰
王休士三日遂東安慶緒聞王師至遣嚴莊悉眾十萬

屯陝助通儒旌幟鉦鼓亘百餘里師至新店賊已陣出
輕騎子儀遣二隊逐之又至倍以往皆不及賊營輒反
最後賊以二百騎掩軍未戰走子儀悉軍追橫貫其營
賊張兩翼包之官軍却嗣業率回紇從後擊塵且全飛
矢射賊賊驚曰回紇至矣遂大敗僵尸相屬於道嚴莊
等走洛陽挾慶緒渡河保相州遂收東都 又曰奉天
之亂李晟克復京師露布至帝感泣羣臣上壽且言晟
蕩夷兇慙而市不易廛宗廟不震長安之人不識旗鼓
雖三代用師不能加之 又曰元和十一年十月己卯
李愬師夜起李祐以突騎三千為前鋒愬率中軍三千

田進誠以下軍殿出文成柵令曰引而東六十里止襲張柴殲其戍敕士少休益治鞍鎧發刃彀弓會大雨雪天晦凜風偃旗裂膚馬皆縮慄士抱戈凍死於道十一二張柴之東陂澤阻奧衆未嘗蹈也皆謂投不測始發吏請所向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士失色監軍使者泣曰果落祐計然業從愬人人不敢自爲計愬遣輕兵斷橋以絕洄曲道又以兵絕朗山道行七十里夜半至懸瓠城雪甚城旁皆鵝鶩池愬令擊之以亂軍聲賊恃吳房朗山之戍晏然無知者祐等坎墉先登衆從之殺門者發關留持柝傳夜自如黎明雪止愬入駐元濟外宅

蔡吏驚曰城陷矣元濟尚不信曰是洄曲子弟來索諸衣爾及聞號令曰常侍傳語始驚曰何常侍得至此率左右登牙城田進誠薄之火南門元濟請罪梯而下檻送京師愬不戮一人屯兵鞠場以俟裴度度至愬以橐鞬見蔡人聳觀 宋史曰太祖初將有事江表江南進士樊若水詣闕獻策請造浮梁以濟師及命曹彬等出師乃遣八作使郝守濬等率丁匠營之議者以爲古未有作浮梁渡大江者恐不能就乃先試於石牌口移置采石三日而成渡江若履平地南唐主初聞作浮梁問其臣張洎洎言載籍以來長江無爲梁之事愬曰吾亦

以爲兒戲耳王師傅城下煜猶不知一日登城見列柵於外旌旗徧野始大懼通鑑曰初彬之南征也太祖親諭之曰卿至彼慎勿暴掠可示以兵威俾自歸順不必急攻及頓師城下城中日迫城將陷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問疾彬曰余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願諸君誠心自誓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君共焚香爲誓彬即稱愈城陷唐主煜出降捷至羣臣稱賀帝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實可哀也命出米十萬賑恤之宋史曰太宗謂齊王廷美曰太原我必取之宰相薛居正曰昔周世宗舉兵太原

倚北師之援堅壁不戰以至師老而歸今雖巢穴尚存而危困已甚得之不足以闢土舍之不足以爲患太宗曰今者事同而勢異彼弱而我強朕計決矣遂遣宣徽南院使潘美等率諸將分兵圍汾沁嵐諸州車駕遂親征又曰潘美等軍數十萬長圍四合自春徂夏矢石如雨晝夜不息城中大懼會太宗奄至親督衛士急攻人百其勇城無完堞太宗慮城陷則殺傷者衆以手詔諭繼元降守陴者不納城中危急太宗又自草詔諭之至是詔入諸將銳攻不可遏太宗臨之恐城陷害民麾下少退是夕繼元遣使奉表請降明紀事本末曰太

祖之伐漢也親布陣與友諒戰友諒悉巨舟連鎖爲陣
旌旗樓櫓望之如山我舟小仰攻多却太祖親麾之不
前郭興進曰非人不用命舟大小不敵也臣以爲非火
攻不可太祖然之命常遇春等分調漁舟載荻葦置火
藥其中至晡時東北風起太祖命以七舟束草爲人飾
以甲冑持兵戟若鬪敵狀令敢死士操之備走舸於後
將迫敵舟乘風縱火風急火烈須臾抵敵舟焚水寨數
百艘燔燄漲天湖水盡赤死者大半友諒弟友仁友貴
及其平章陳普略等皆焚死師乘之又斬二千餘級及
明廖永忠俞通海等以六舟深入敵復聯大艦拒戰敵

之舟若沒有頃六舟旋繞漢軍而出勢如游龍諸將見
之勇氣百倍呼聲動天地波濤立起日爲之晦時漢舟
大我師環攻之殺其卒殆盡而操舟猶不知呼號搖櫓
如故已而焚其舟皆死至午敵兵大敗棄旗鼓器仗浮
蔽湖面通海等還太祖勞之曰今日之捷諸君之力也
又曰太祖命將北取中原諭曰都城城守必固若懸
師深入頓於堅城之下餽餉不繼援兵四集非我利也
吾欲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師河南斷其羽翼拔潼關
而守之據其戶檻天下形勢入我掌握然後進兵則彼
勢孤援絕不戰可克既克其都鼓行而西雲中太原以

及關隴可席卷而下諸將皆曰善太祖因顧大將軍達
曰兵法廟算勝者得算多也 又曰高煦反議遣陽武
侯將兵討之大學士楊榮力言不可曰上不見李景隆
事乎上默然顧夏原吉原吉曰往事可鑒不可失也臣
見煦命將而色變退語臣等而泣知其無能為也且兵
貴神速宜卷甲韜戈以往一鼓而平之若命將出師恐
不濟楊榮言是上意遂決立召張輔諭親征輔對曰高
煦鷙而寡謀外慙中恇今所擁非有能戰者願假臣兵
二萬擒逆賊獻闕下上曰卿誠足辦賊顧朕新即位小
人或懷二心行決矣 又曰宣宗親征發京師率大營

五軍將士以行東南天鳴聲如萬鼓上於馬上問從臣
曰試度高煦計安出或對曰樂安城小彼必先取濟南
為巢窟或對曰彼曩不肯離南京今必引兵南去上曰
不然濟南雖近未易攻聞大軍至亦不暇攻護軍家在
樂安不肯棄此走南京高煦外多誇詐內實怯懦臨事
狐疑展轉不斷今敢反者輕朕年少新立衆心未附又
謂朕不能親征即遣將來得以甘言厚利誘餌事成事
今聞朕行已膽落敢出戰乎至即擒矣

武功二

原載續武功 詩

無忘武功 春

皇矣漢祖聰明神武

帝王部

開盤類函卷五十五

武功

漢書 武皇之興神武蓋天曹植論云 仁德內洽神武外照

晉中興書 徐方既同天子之功 嗣武受之勝殷過劉者

定爾功詩並 禁暴戢兵保定天下左氏 明王之征猶時

雨也禮大戴 文王之時民樂師興春秋 南征北怨書

前歌後舞樂稽 不言同辭絕越 不占自來帝王世紀 文

王一怒能安天下孟子 頓戟一怒伏尸滿野管子 天子

之怒伏尸百萬戰國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 王赫斯怒

爰整其旅詩並 相公征關右赫怒震天威王粲詩 天子

出征受成於學 天子出征類乎上帝禮記 帝王出征

車載廟主虞決要注 王用出征易 周王于邁詩 殷受

維命誓伐放橫書 諸侯不義從而征之帝王世紀 受命

誅橫順天之德春秋元命苞 承害誅害以從天心春秋 兼

弱攻昧推亡固存書 黃帝伐九黎帝王世紀 帝舜伐三

苗詳帝德 堯伐驩兜 禹伐共工 文王伐崇 武王

伐紂並孫卿子 啓伐有扈帝王世紀 啓征西河年紀 武始北

出禮記 宣王北伐詩 羲和涵淫胤往征之 誕將天

威咸劉厥敵 我伐用張于湯有光並書 保佑命爾燮

伐大商 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並詩 四征弗庭綏厥兆民書 式辟四方徹我疆土詩

晨舉脂燭過水拆舟示無返志說苑 有苗不恭汝徂

帝王世紀 武功

征書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 整我六師以修我戎

王于興師脩我戈矛 武夫洸洸 武夫滔滔並毛詩

耀兵饗軍 練師簡卒爰整其旅魏明帝 振師五柞習

馬長楊揚雄 戎車既飭詩 乃駕騫冥之乘六韜 元戎

十乘以先啓行 伯也執殳為王前驅並詩 前朱雀後

元武左青龍右白虎禮儀 以鷩鷩為旗幟列子 以旌為

和之門禮周 旌旗十里漢書 汎舟萬艘魏文帝 躬秉武

節典論 親御龍舟魏志 陣為不戰河圖 陣於商郊書

矢于牧野維予侯興 致天之届于牧之野 敦商之

旅 其會如林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並詩 左杖黃鉞

右秉白旄書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詩 總干而山立

武王之事也禮記 貔貅戾獸黃帝教之戰劉子 龍戰于

野其血元黃易 戰于鳴條 大戰于甘 血流漂杵

並書 以爾鉤援與爾臨衝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並詩

變化如神魏書 變化無方英雄記 龍舉翼起楚漢春秋 龍

舉雲興東觀漢記 誕將天威 將天命明威 董之用威並書

以威天下易 以威不軌左氏 威武紛紜司馬相如 威

靈外覆王傑四子稱德 外輝武威荀悅漢記 威光左掃曹植 威

光遠震劉劭 威加四海漢書 威震六合張儼記云 威震天

下魏志 罔弗祗畏書 莫不震疊詩 黃帝威四盜蔣子

帝王部 開鑑類函卷五十五 武功

萬幾 高陽平九黎 五十二戰黃帝 二十七征湯

革車三萬伐桀於鳴條並帝王世紀 甲士三千破紂於牧

野淮南子 撥亂反正漢書 折鐵摧木論衡 罪人黜伏書

攘除不軌風俗通 脩教為伐因土而降左氏 嬰城者

雲撤帶邑者席捲抱朴子 殺蚩尤於絕轡之野帝王世紀

克殷誅紂尉繚子 并項滅虜傳元古 取秦如鴻毛舉

楚若拾遺梅福 斷脩蛇擒封豕子 斬銅馬破檀鄉後漢

光武 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易 孝武征匈奴掃五

王之庭典論 薄伐獫狁獫狁于襄詩 攘服四夷天下

安然新序 偏師出塞漠北地空詳帝功 蕩鬼區於白水

禽矯制於遐川曹植 南威百越北攘匈奴劉歆 斷匈

奴隔元菟劉歆 威震赤谷賈逵永平頌 武義四加所征者

服詳婦才 霜雪被而茨棘枯絃綱振而逆鱗掃詳中

總螭虎之勁卒即矯塗其如夷徐幹 踰長城之阻登單

于之臺典論 西壓月窟東振日域揚雄 東臨滄海西至

玉門陳思王 屠柳城度龍塞繆襲鼓吹曲 此蚩尤之兵非

人之力也史記 執訊獲醜詩 俘厥瑤玉書 于疆于

理詩 百戰百勝鄧析子 克殷年豐左傳 班師振旅書

殺一夫而利天下六韜 一戎衣而天下大定書 庶

民弛政庶士倍祿禮記 出征執罪釋奠於學禮記 歸而

帝王部 開盤類編卷五十五 武功

飲至以數軍實拓土三千里往返速若飛王粲詩

增櫛風沐雨以申弔伐宋呂端成算所授無不克捷

明太祖騰書隴蜀告示禍福漢光武混一諸夏大振英

聲上宋趙普外事征伐內脩法度周世宗凡此蔡功惟

斷乃成唐憲宗兵不血刃罪人斯得明宣宗取威定霸

在此一舉直抵大梁擒其偽主後唐莊宗車駕南征盜

賊悉降漢光武北取三關兵不血刃周世宗以此橫行

天下可也唐太宗喜曰以此行兵雖橫行天下可也高祖朕為

將如此何如太宗拔遼東進攻安市城高麗大潰通去

書報太子及高士廉盛德大功為天下所嚮服鄧禹

武

強藩悍將皆悔過而效順唐憲宗經略四方頗知

用兵之效唐太宗大小百戰未嘗不親冒矢石明成祖

藏弓矢於武庫初秦王建天策府其弧矢制倍於常

儀物之重禮必陳於立射碑於高阜金太祖甫成

外南望高阜使衆射之不能至太祖一發過之度所至

步也天德二年討滅桓元興復晉室北擒慕容

超南梟盧循魏高祖平夏翦齊滅蔡復兩河紀

律設張赫然號中興唐憲宗取秦隴平淮右復三關威

武之聲震攝華夏周世宗唐堯光宅非無丹浦之師

夏禹泣辜不赦防風之罪騾車出蜀青蓋辭吳宋

帝王部
武功

祖平南 削平寓縣 載整皇綱 復周漢之舊疆寵

唐詔 綏羣后 采唐虞之大訓協和萬邦 宋太祖 爰從江

漢之上流復出武昌之故渡 藩屏一空於江表烽煙

直接於錢塘 犄角之勢已成水陸之師並進 崛強

心在四郊之橫草都無 飛走計窮一片之降帆乃出

奉揚寬大撫戢吏民 九衢之市肆不移一代之繁

華如故 元伯顏平 西抵巴蜀 東連滄海 南控閩

越 湖湘漢沔兩淮徐邳皆入版圖 奄入南方盡為

我有 明太祖激諭齊魯河 守文 洛燕葡秦

原 繼禹之道 子孟 行湯之政 史記 繼文之體 春秋 維清

緝熙文王之典 儀式刑文王之典 詩 嗣守文武不

訓 對揚文武光訓 宣文武業 法文武遠迹 帝王

有聲繼伐 昭哉嗣服 下武繼文 鴻肩奉統 東觀

丕承基緒 右隆世業 漢書 以奉大業 觀 太平君

子持盈守成 內脩諸已思先王之道 順天尊文 書

繩其祖武 詩 克終允德 書 世德作求 詩 其承

厥志 書 永保宗廟總一海內 漢書 夏啓以先 史記 復

命武王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 維予小子未堪家多

難 肆不殄厥愠亦不殞厥問 並毛 宣二祖之重光

襲四宗之緝熙固世有哲后仁聖相襲陳思周

云成康漢言文景治守文佳主首陽擗取或可

以力得而守不可以不慎唐太宗與侍臣論周秦脩短

得天下益尚許力此脩短所以不慎也蓋創業之不易既

往矣守文之難方與公等慎之太宗嘗問房元齡曰方時

草味羣雄競逐創業則難魏徵曰王者之興必乘衰弱

覆昏暴殆天授人與者既得天下則安於驕逸守文為

難帝曰創業之不易既往矣魏徵欲上偃

守文之難方與公等慎之帝勸帝偃帝且厭兵唐

宗兵方罷又恐天子銳於武亦因以諷他日帝見侍御

史唐武曰命名既多何必曰武因改名慶羣臣乃知帝

且厭兵唐成憲具在元力不難而功已成明拱已以聽

臣拱已以聽初力不難而功已成明拱已以聽

精求治元老則力不難而功已成明拱已以聽

宋史高宗贊曰則力不難而功已成明拱已以聽

有餘撥亂反正則力不難而功已成明拱已以聽

然可觀宗承天下混一之後垂拱而治元

大臣多謂東宮守成令主明景德以前足為繼

世賢君胡新安論太祖太宗艱難取天下之勞真

宗仁宗憂勤守太平之力宋懼不能當天心

繩祖武元以勤脩道德為孝明

信賞罰為治金世宗誠臨御既久渺然思國家基緒

之重萬世無窮之託神宗大定二十八年萬春節宴於

上驩甚以本國音自度曲蓋言臨御既久渺然思國家

基緒之重萬世無窮之託以戒皇太孫當脩身養德善

於持中世繼體之君皆生於世道豐亨之際宮闈逸

樂之中明孝宗時

中興一

原續漢書曰昔羿寒浞篡夏數十年少康生為牧人能脩德復夏厥勳大矣然尚有虞思及靡有鬲内外之助至於光武承王莽之篡起自匹庶一民尺土靡有憑焉發迹於昆陽以數千屠百萬非膽智之至孰能堪之討

賊平亂克復漢業號稱中興雖初興者無以加矣中國

既定柔遠以德愛慎人命下及至賤武功既抗文德聿

脩勳績弘矣漢書曰孝昭帝時太山萊蕪山南洶洶

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三十八

圍入地八尺三石為足立後有白鳥數千集其旁宣帝

中興之瑞也又曰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覈名實政

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於技巧工匠器械自元

成間鮮能及之者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遭

值匈奴乖亂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單于慕義稽首稱藩

功光宗祖業垂後嗣可謂中興侔德殷宗周宣矣荀

悅漢紀曰孝宣任法審刑綜覈名實聽斷精明事業脩
理下無隱情是以功光前世號為中宗然不甚用儒術
是以德化不能純備 袁山松後漢書曰前漢自成哀
以下天地縱橫巨猾竊命劉氏舊澤猶存而瞻烏之望
殆絕世祖以眇眇之肩起白水之濱身屈無妄之力位
舉羣賢並列於時懷璽者十餘建旗者數百高才者居
南面疾足者為王公茫茫九州瓜分鬻切濬濬蒼生塵
消鼎沸我扇之以仁風驅之以大威霜雪被而茨棘枯
橫網振而逆鱗埽羣材畢湊人鬼與能數年之間廓清
四海雖曰中興與夫始創業者庸有異乎誠哉馬生之

言固已寥廓大度同符高祖又等太宗之仁兼孝宣之
明一人之體其殆於周故能享有神器據乎萬乘之上
矣 東觀漢記曰初伯升之起也諸家子弟皆亡逃自
匿曰伯升殺我及世祖至絳衣大冠乃驚以為非獨伯
升如此謹厚者亦為之 帝王世紀曰春秋興夏少康
之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若漢之策命世祖不階成旅
之資平暴反正遂建中興夏少康同美矣 **通鑑**曰
太興元年瑯琊王睿即位於江東祖遜言於上曰大王
誠能命將出師使如遜者統之以復中原郡國豪傑必
有望風響應者矣晉主素無北伐之志以遜為奮威將

軍豫州刺史但給千人廩布使自召募遂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遂屯淮陰 唐書曰明皇避賊行至馮翊父老遮道請留太子討賊帝許之太子乃還次平涼得牧馬牛羊兵始振朔方留後杜鴻漸等迎太子治兵於朔方至於靈武裴冕等勸即位 又曰廣平郡王俶率朔方安西回紇南蠻大食等兵二十萬復京城肅宗還京師 又曰順宗既葬議祧廟有司以中宗中興之君當百代不遷宰相以問蔣乂乂曰中宗即位春秋已壯而母后篡奪以移神器賴張柬之等國祚再復蓋曰反

正不得爲中興凡非我失之自我復之爲中興漢光武晉元帝是也自我失之因人復之晉孝惠孝安是也今中宗與惠安二帝同不可爲不遷主 宋史曰靖康中王雲以給事中使金議割三鎮以和雲還固言康王舊與幹離不結歡宜將命帝恐爲所留雲曰和議旣成必無留王之理王遂受命而雲以資政殿大學士爲之副頃雲奉使過磁相勸兩郡民撤近城民舍運粟入保爲清野計民怨之及是次磁州又與守臣宗澤有憾於是王出謁嘉應神祠雲在後民遮道諫曰肅王已爲金人所留王不宜北去厲聲指雲曰清野之人真奸賊也共

譟而殺之王乃南還相州是役也雲不死王必北行議者以為驗天命云 通鑑曰康王初即位議巡幸李綱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為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亦不忘故都以繫天下之心南陽光武所興請暫駐蹕議還汴都若乘舟順流適東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保守一隅不可得也帝乃許幸南陽而汪伯彥黃潛善陰主揚州之議遂決幸東南 宋史曰高宗廟號洪邁請號世祖尤表率禮官議太上中興雖同光武然實繼徽宗正統以子繼父恐在天之靈有不安會禮

部太常亦同主高宗謂本朝創業中興皆在商丘取商高宗實為有證詔從之

中興二

原 功光宗祖漢書 弘宣祖業杜預 紹先之業書 復先

王之道 復文武之境土並詩 復禹之跡世紀 祀夏配

天不失舊物左傳 興哀撥亂詩 復見漢官儀東觀

國家再造唐肅宗還京師廣平王淑郭子儀來自 中

興文物肅宗中興文物未定于休烈獻 不因人情何

以興復五代論討著舊章天子嘉之 將圖恢復必在川陝宋高宗時汪若

海言於 扶持王室幾致中興唐鄭畋 勸帝還京疏

張浚 帝王部 崇鑑類函卷五十五 中興

二十上

宋宗

軍威始盛

郭子儀將兵至靈武

銳意興復

宋孝宗

慕道

原

自然喪天下

莊子輕四海之祿

漢武內傳

志存四海之

外符

得道貴而不驕

呂氏春秋

撤鐘懸而閑居

列子

去妻子如脫躡

漢武

坐華堂森然如松生於棟面雙

闕無異崔巍之冠蓬萊

詳帝

翳然林木便有濠濮間

想

世說與元通靈

白虎通

坐牀生塵

林語

問長生之術

問至道之精

莊子

請不死之藥

帝王世紀

至襄城之野

往崆峒之山

莊子

到峨眉見皇人

抱朴子

執元璧見

王母

魏起穆天子傳

見黃蓋童子

見紫府先生

抱朴子

黃

帝候神人

史封禪

孝武好方士

東方朔云

駕雲車

史記燃

九光燈設蒲萄酒

漢武帝傳

立脩葺之仙掌承雲表之清

露

京賦

通靈接神

抱朴子

會於西山

韓子

宴於閑

館

如相

通天臺招仙人

史記

集靈宮懷仙者

桓譚新論

築

望仙觀

作神明臺

三輔舊事

青鸞集殿

武帝故事

白雲趨

宮

上同

西山為謠

穆天子傳

穆丘迎拜

列仙傳

玉女為王

母所臣

巨靈告求道之法

漢武故事

王母授地圖

周書

王母獻白環

帝王世紀

神女持酒

孫氏篇

王母仙桃

武帝故事

嵩高見王母

嵩高山記

甘泉王母降

幽明錄云

受道於元

素

抱朴子

發紫臺之文

漢武內傳

象罔得珠

莊子

怡然自

帝王部

附錄

慕道

三

得列 役使百靈抱朴子 能總百神曹毗 朝使百神

息駕元圃符子 寒裳紫宸黃帝 騎龍乃去

升龍高躋抱朴子 唯劍為在列仙 上方鄉神

通達儒術妙悟釋典元午 明心見性佛教為深仁宗

詳延茂異物色隱淪 思訪話言用熙庶績宋真宗

放 奉希夷而為教法清淨以治民 思得有道之人

訪以無為之理真宗詔 訪求道教仙經徽宗 脩建

洞天福地徽宗令天下洞天 躬受道家之籙唐武宗

之法甚銳而躬受道家 留意黃白之事陳搏謂周世宗曰陛下為

四海之主當以致治為 念奈何留意黃白之事 治丹劑求長年唐憲宗 煩一

州而致長年柳泌言天台山靈仙所舍多異草願官天

亦有寵方士未嘗使牧民帝曰煩 告錫靈符唐天寶

神降丹鳳門以為 拜迎天書宋真宗 冊為教主道君

宋徽宗諷道錄院上章 自號大羅天仙明世宗自號

冊已為教主道君皇帝 神霄玉清之祠徧天下徽宗

再號太上大羅天真君 神霄玉清之祠徧天下時蔡

攸倡為異聞謂有珠星璧月跨鳳乘龍天書雲篆之符

與方士林靈素之徒爭證神變事於是神霄玉清之祠

徧矣 白鶴遶壇卿雲捧日明世宗建金籙大齋於內

徧徧物色之不能得明太祖詔求仙人張三丰遣其

可得召丘元清至與語大悅欲官之固辭不 問以無

受後永樂中復遣胡濙徧徧物色之不能得

帝王部 皇極經世一十五 慕道

為之道真宗祀汾陰次華州幸雲臺觀召見隱士鄭隱

道問長生久視之術宋高宗召問蜀人皇甫坦以無為之

令放逸丹經萬卷不如守一帝言事甚眾但外廷無

知者真宗嘗語侍臣曰種放為朕言事甚眾朕常念

神仙神仙毋忘朕也機告以清心寡欲為要太祖深契

其言曰天錫仙翁以寤朕志賜宮名曰長春且道者

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承禎對唐睿宗何處更求長

生唐宣宗好神仙迎軒轅集至長安問曰長生可學乎

宗對曰王者屏欲而脩德則自然受大遐福何處更求

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欲勝則疾疹作布衣張臯

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欲虞士王昭素

白日冲天何益於世勤行脩鍊無出於此宋太宗

陳搏履朝見上益加禮重因遣中使送至中書宋琪等

從容問曰先生得玄默脩養之道可以教人乎對曰博

益於野之人於時無用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冲天何

也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表真有道仁聖之士

此琪等上其言帝益重之下詔賜號希夷先生令有司

增葺所止雲臺觀上屢與士有道者匿名滅景唐裴

之屬和詩賦數日放還山終帝世無他驗

於憲宗曰士有道者皆匿名滅景無終帝世無他驗

求於世豈肯干謁貴近自鬻其技哉終帝世無他驗

唐敬宗惑佛老有言周息元壽數百歲帝遣宦者至浙

西迎之息元自言與張果葉靜能游帝詔畫工肖狀為

圖以觀之終堯舜得壽不因大丹元世祖時方士請

帝世無他驗堯舜得壽不因大丹元世祖時方士請

知即神仙也明太祖謂宋濂等曰秦皇漢武好尚神仙

心寡欲使民安田里足衣食熙熙皞皞而不自知即神仙也

梁武帝談苦空梁元

帝講老子皆足為戒

唐太宗語

春秋鼎盛勵志太平宜拒

絕方士之說

唐憲宗與宰相言及神仙事李藩對

謬謂長生可得一意

脩元

懸思服食不終之餌鑿想遙興輕舉之方

脩

齋建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表賀

民熙物洽薰

為太和是陛下性中真樂也

道與天通命由我立是

陛下性中真壽也

明海瑞諫世宗

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

漢武帝末年對羣臣數曰向為方士所欺云云

過求長生遂被奸人誑惑

明世宗遺

雄才一

原漢書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

民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

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民與之立功興太

學脩郊祀改正朔定曆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祀百

神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

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

書所稱何以加焉荀悅漢紀曰武皇帝恢萬世業內

脩文學外曜武威延天下之士濟濟盈朝興事創制無

所不施先王之風粲然存矣然猶好其文未盡其實發

其始不克其終奢侈無限窮兵極武百姓空竭萬民罷

帝王部

淵鑑類函卷五十五

雄才

三

弊當此之時天下騷然海內無聊而孝文之業衰矣
桓子新論曰漢武帝材質高妙有崇先廣統之規故即位而開發大志考合古今模範前聖故事建正朔定制度招選俊傑奮揚威怒武義四加所征者服興起六藝廣進儒術自開闢以來唯漢家最為盛焉故顯為世宗可謂卓爾絕世之主矣 魏志曰太祖漢相曹參之後也桓帝時曹騰為中常侍大長秋養子嵩嗣官至太尉太祖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故世人未之奇也唯梁國橋元南陽何顥謂太祖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 吳志曰孫

權屈首忍辱任才尚計有勾踐之英奇人之傑矣故能自擅江表鼎峙之業

通鑑曰劉先主自詣孫權求

督荊州周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又曰後魏主問於崔浩曰劉裕伐姚泓克乎對曰克之曰裕才何如慕容垂對曰勝之垂藉父兄之資脩復舊業國人歸之易以立功劉裕奮起寒微不階尺寸所向無前非其才之過人安能如是乎 又曰魏爾朱兆委高歡統鎮兵慕容紹宗諫曰高公雄才蓋世使握大兵譬如借蛟龍以雲雨不可制矣 又曰唐太宗神采英

毅羣臣進諫者皆失舉措因假之辭色 又曰褚遂良曰陛下指麾則中原清晏顧盼則四陲讐服威望大矣 又胡致堂論曰魏武太宗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其所長短蓋略相當光武昭烈才德俱優然規模建立皆在漢高範圍之內耳 唐書憲宗贊曰帝剛明果斷自初即位慨然發憤志平僭叛能用忠謀不惑羣議卒收成功 通鑑曰唐宣宗接對羣臣如賓客每宰相奏事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自閤閤細事或談宮中無所不至少許復整容曰卿等自爲之乃起入宮令狐綯謂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然每延英奏事未

嘗不汗沾衣也 五代史曰周世宗新即位銳意征伐已撓羣議親敗劉旻於高平歸而益治兵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 通鑑呂氏中論曰禁衛之兵驕方鎮之權重五代以干戈智力取之而不足藝祖以杯酒讌笑收之而有餘 元史曰世祖在潛邸思大有爲於天下通紀曰韓林兒以太祖爲左副元帥不受曰大丈夫寧能受制於人耶 明紀事本末曰太祖初克太平者儒李習陶安等率父老出迎太祖召安語時事安曰方今四方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雄長然其志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安民救天下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

武不殺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又
曰吾取天下於羣雄非取天下於元氏

雄才二

原雄才大略漢書 雄才遠略魏志 雄略之主吳志 一世

之雄徐爰宋書 天姿傑邁晉書 意思安閑魏氏春秋 威鑒

電斷晉書 論決大事魏書 沈毅大略晉書 舉止自

若續漢書 謀經藝發圖識東觀 不震不動不難不竦詩

才直驚人勇非人敵 見小敵怯見大敵勇東觀 壯

士何畏漢書 按行賊營東觀 迴山倒海素 迴天倒日

鞭笞天下史記 囊括天下終夔鼓吹曲 席捲天下包

舉寓內 執朴鞭笞賈誼 折筆以笞之東觀 拔萬國之

池 九州之結子傳 心如饑虎志若秋鷹虞丘 據河為

塞塹山堙谷 直抵南山以為闕立石東海以為門史並

增沈謀英斷宋太宗 英暢神武明宣宗 性英武唐

人皆服其英武明世宗 材明勇略漢光武 憚帝英

睿宋太祖 每事輒具劄子進呈始廢坐論之禮 威德兼隆英

略間見遼太宗 英謀叡略豁達大度金太祖 機謀在已

取舍如神遼太宗 內脩政治 外拓疆宇遼聖宗 闊

達多大節馬援 深沈有大略元太祖 恢廓大度同

符高祖漢光武 智慮絕人酷類先帝明卓敬 天子明

帝上 開濫類函卷五十五 雄才

見萬里外

光武以聖書諭河西皆驚以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

帝明見萬里外

徐達謂

漢武雄才大略後世罕及

明太祖

一將之智

有餘萬乘之才不足

唐太宗祭魏太祖

聰明英乂為南渡諸

帝之稱首

宋史孝宗贊

非有雄才睿略之主豈能振起其

隆緒

宋史論度宗

藝能

多才多藝能事鬼神

奇才美藝通微入神

善史書

善草書

善左右射

典論文帝自序曰或言聞君善

左右射

此實難能余言執事未觀大項發口縱俯馬蹄而仰月支也

射出百步

射

虎於觀

射蛟於江

手射飛鳥

發彼小豕

詩

少好弓馬

甘蔗為杖

以單攻複

持複自謂無對俗名雙戟為坐鐵室鑲楯為蔽木戶後從陳國袁敏學以單攻複每為若神對家不知所出先

狹路直決耳

以短乘長

銅丸摘鼓

自御墳

箎

善鼓琴

漢元帝紀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判節度窮

極窈

善音樂

巾角彈碁

博物志曰魏文

手巾角時有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著巾角

喜彈碁

典論曰余少所喜惟彈碁略盡

其巧少

造宮為則

畫壁為像

教射

宗曰引諸衛將卒習射於顯德殿數年之間悉為精銳

對奕

宋潘慎脩善奕太宗屢召對奕因作

以獻

工文章多藝能

學問精博文章華敏

省讀書奏七行俱下

宋主

幼喜書翰十歲能詩

精

帝丁部

開盤頁心卷五十五

藝能

書

射法曉音律好繪畫

並遼聖宗

通話訓工草隸書

唐睿宗

喜學藝善隸書

唐順宗

善騎射通音律曆象之學

唐明皇

善騎射通春秋尤喜音聲歌舞俳優之事

後唐莊宗

自

教法曲

謂之黎園弟子

自調歌曲

金世宗

習巧之勤

移於治國

南漢主劉鋹性絕巧嘗以珠結鞍勒為蛟龍之狀極其精妙以獻太祖太祖詔示諸官皆駭伏遂以錢百五十萬給其自謂左右曰銀好工巧習以成性倘能以習巧之勤移於治國豈至滅亡

惟一事不能

元順帝閱徽宗書畫稱善學士嚶嚶曰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何事對曰獨不能為

君耳

作無益害有益

木偶人

能按時自擊鉦鼓上覽之謂侍臣曰廢萬機之務而留心於此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若移此心以治

入下豈至滅亡

命左右碎之

歎美一

原吳曆曰曹公出濡須權數挑戰乃自乘船從濡口而

入公見舟船器仗徒伍整肅喟然歎曰生子當如孫仲

謀劉景升子若狔犬耳 沈約宋書曰帝諱裕字德輿

小字寄奴初為冠軍孫無終司馬桓元篡帝位遷天子

於潯陽桓脩入朝高祖從至京邑元見高祖語司徒王

謐曰昨見劉裕風骨不凡蓋人傑也 **增**唐書曰高祖

在太原姜暮識之謂所親曰隋政亂將亡必有聖人受

之唐公負王霸資度其必撥亂得天下 又曰太宗方

四歲有書生見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

帝王部

尚書真宗卷五十五

歎美

三

能濟世安民書生辭去高祖採其語名之曰世民 又
曰劉文靜曰豁達類高祖神武同魏祖年雖少命世才
也 宋史曰太祖嘗曰晉王龍行虎步他日必為太平
天子 又曰真宗立為皇太子廟見還宮京師民擁道
喜躍曰少年天子也 明紀事本末曰陶安見太祖謂
李習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吾輩今有主矣

歎美二

原子懋乃德嘉乃丕績 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 萬
世永賴時乃功 成允成功惟汝賢 汝惟弗矜天下
莫與汝爭能汝惟弗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其爾之休

有辭永世 世世享德萬邦作式 並尚書 潁川蒙太守

威力 指曰此太僕室也 差強人意 若敵國 並東觀

將軍被創深重猛氣益奮 魏志 必不空有名 蜀志李

每見王文章愛玩無已 魏文 寫王茲頌置諸左右 必傳

魏文 後出益奇 斯異美矣 魏文 **增**蕭郎出三十

貴不可言 宋王儉 此兒瞻視非常 高歡謂 殿下異

日太平天子也 明表映 意氣雄豪瞻視不常 遼天祚

祖 兒有奇表後當富貴 李存勗年十一從克用破王

異其狀貌賜以鷄鵠危翡翠盤而撫其 生子當如李

亞子 梁主謂 唐莊宗

帝 唐莊宗 謂 蕭郎出三十 歎美

